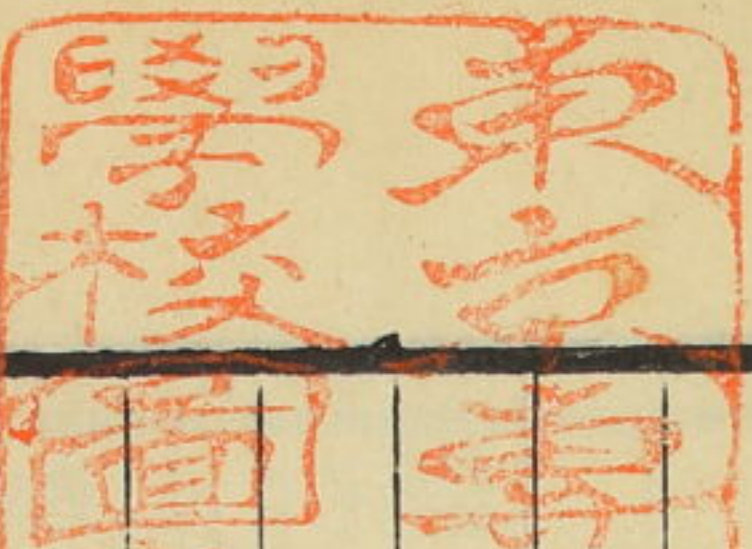


南宋文範

和  
34/  
16



利 6  
294  
16



南宋文範外編卷一目錄

制 奏疏

韓世忠除太師致仕制

葛立方

論治體劄子

潘良貴

論和戰守疏

張嶠

論攻取疏

張嶠

九月一日面對劄子

王蘋

上高宗皇帝論遣使第二書

桐廬縣志

賈廷佐

請沿關設備狀

鄭興裔

以醫喻治疏

宋史

林栗

使北回上殿劄子

虞儁

論蜀將當慮其變疏

袁說友

嚴賞罰奏議

趙善括

上孝宗皇帝書

金華縣志

呂皓

所錄  
有翰

論國用疏

宋史

項安世

請誅韓侂胄疏

宋史

王居安

都城災應詔上封事

徐鹿卿

論州縣財計劄子

孫夢觀

南宋文範外編卷一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制 奏疏

韓世忠除太師致仕制

葛立方

盡瘁于國久輸衛社之忠諫疾于朝忽露奉身之請禮宜從欲恩特疏榮竄為進退之光用輯始終之眷具官性資英果智略沈雄素馳玉塞之名夙稟金方之氣六奇制勝坐據帷幄之謀七萃宣威屢奏邊疆之捷馴致征輦之戢益堅帶礪之誠苴茅異姓之王受鉞三方之鎮何期謝事遽抗封章其峻陟於帝師用增崇於勳闕噫趙營平之就第豈徒四馬之思李固始之乞骸加賁三公之位往祇休寵益介壽康

論治體劄子

潘良貴

臣嘗謂自古一治一亂不可為常由堯舜迄於五代三千二百九十餘年其閒所以治者無他君臣協心共相戒飭凡所施為合於

大公至正之道而已所以亂者無他君臣異志皆務因循凡所施  
為悖於大公至正之道而已仰惟祖宗之有天下兵不血刃市不  
易肆天意人心不約而歸當時制為法度立為紀綱非益於國非  
利於民有所弗措是以海內廓然無事百有餘年承平日久奸邪  
擅權肆為欺蔽率意改作祖宗紀綱法度廢壞殆盡遂繼之以大  
亂陛下紹承大業於艱難之際焦心勞思欲恢復中原迎還二聖  
九年於茲矣然而治道殊未有以稱聖意者臣謂大公至正之道  
尚塞而未行也夫祖宗順此道而治其後逆此道而亂今不欲治  
安如祖宗時則已如必欲之可不兢兢業業朝夕惟此道之是念  
乎臣願陛下靜澄其心思祖宗創業之難念父兄遠狩之久憫生  
靈常懷塗炭之苦憤土地日有侵削之憂凡下一令行一事必先  
以此四者為念然後發之於政詔大臣同心協力勿以一毫私意  
曲徇人情斷自今日其已往者漸以公正之道更革之其方來者  
力以公正之道固守之如四時之有信如金石之不移則天下庶

有休息之期也如其不然臣恐大事寢以大壞雖無境外之患而  
中國自敝矣陛下留神察焉取進止

論和戰守疏

張嶠

竊以北邊亂夏中原失守移蹕江左今已歷年所以持國初無定  
論大抵今日為國家計者有三說以省事則必主和議以攄憤則  
必尚戰攻以保境則必須自守是三者皆未為失計然所以為是  
三者則未見其有成算也今欲和者在我而制和者彼也故雖卑  
辭厚禮欲以求和而彼將徼我以難從之請是和未可得也以我  
士卒校彼強弱則彼強我弱若遣偏師遠入敵境以爭一日之勝  
愚智皆知其不可是戰未可議也長江萬里古稱天險然往年敵  
人渡江而東初無留難是守未有策也臣以為今日之勢當以守  
為先待彼之至然後據險而與之戰待我戰勝然後和可議也昔  
孫吳之與東晉據江左而國皆百餘年以曹魏與石勒苻堅之彊  
終不能濟江而東誠以天險可恃故也況當時自壽陽至琅琊城

壁相望敵人可以朝夕相侵非如今日涉淮而北州縣蕭條敵欲  
入侵須齋糧而來也然則今日之守固易於昔時矣今若經營上  
流自荊州武昌江州壽春廣陵以至於建康分遣重兵各據要害  
水具舟楫陸爲堡塢耕田積粟以待賊至以我水陸之便而振擊  
之當可以取勝既勝之後若強弱之勢均則當不請而自和若或  
我之勢強則制和者不在彼矣如我之守備既飭而彼不來則治  
兵養銳以觀變而動此策之上者也

論攻取疏

張嶠

臣竊以敵兵去冬深涉吾地其人雖眾皆迫於威強而來各顧其  
後莫有鬪心王師屢捷一朝宵遯敵之此役固有自敗之道非我  
以幸勝之也竊觀朝廷士氣稍振於近年今又乘戰勝之後其銳  
百倍及其鋒而用之固無不可然自解嚴之後兵疲民勞未得息  
肩兼春夏以來穀糴翔踊若便圖進取似未可遽比者朝廷命將  
遣兵出戍淮上臣竊料之此不過預爲秋冬之防耳而議者不知

便謂王師之出將先擾其疆場繼搗其巢穴深恐兵革一興未輕  
得息雖道路之言無足取信若待已事而言則爲後時矣臣請得  
以略薦所聞臣伏見春秋之時吳伐州來楚薦越帥師及諸侯之  
師奔命救州來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  
而不獲已是以來楚可敗也既而果敗楚師其後楚子爲舟師以  
略吳疆沈尹戌曰是役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  
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是役也吳滅巢及鍾離而還  
向者敵之來也頗類乎州來之師既爲所敗而退矣朝廷今茲之  
舉萬一有如道路之言無乃與舟師之役相似乎臣竊謂爲今之  
計且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爲久戍之資備舟楫以  
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我能常守彼不能亟來藉使之  
來先挫其鋒於堅壁之下然後整舟楫以待之彼進則懼吾舟師  
之在其前退則慮吾塢堡之絕其餉不過數年敵必自病又荆襄  
壽春皆古重鎮自古敵之侵軼多出此塗強敵詭計不測他時或

更相侵彼若見兵於淮汭而潛出於荆湘是攻我不意也臣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益市耕牛運糧種以資業其餘民依倣魏晉之法與民分種官收其二而民衣食其八不過一再熟之後士氣益振然後觀釁而動一軍出武關而入函谷則天下不足平也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九月一日面對劄子

王 蘋

臣聞和氣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一身也保和氣者其國治保元氣者其生全故人之恃元氣以生所以保養之者其精在於喜怒哀樂之際而其粗在於飲食起居之節有天下者恃和氣以為治所以培護之者其微在於心術之感通而其著在於百姓之休戚此不可不察也昔東海殺孝婦而旱顏真卿辯獄而雨以匹婦之冤與獄之情乃能感動如是而況天下百姓之休戚乎比年軍旅之興兵食之費取足於東南固所不得已也然監司守令苟逃譴責以不恤者謂之辦事以殘忍者謂之敢為能以赤子為念者有

幾如和糴軍儲和賃舟船之類名為情願實是抑勒未易以一二數也詔令丁寧非不切至然終不能革者其弊在監司守令不得人耳使監司守令得人則百姓受實惠矣亦不在詔令之數下也近者有詔銓量監司郡守已嘗有罷黜者天下曉然皆知德意之厚然其間宜罷而幸免者亦不少矣至於縣令向未有澄汰甄別之法此正今日之急務也元元垂命於縣令可不為之慮乎伏望陛下萬幾之暇令二三大臣講求所以甄別澄汰縣令之方使民安於業而頌聲興則和氣充溢豈復有愁歎之苦哉取進止

上高宗皇帝論遣使第二書

賈廷佐

正月初七日具官臣聞季文子之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又聞歐陽修之言曰士大夫光榮而飽不以國事為憂惟李翱怪唐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今日敵計叵測以和好來而使

以詔諭可謂至無禮矣臣食陛下之祿不能致鷹鷂之效徒懷李  
翱之憂流涕痛哭未知死所臣近者不度愚賤嘗遣人詣闕冒進  
封章瀆犯天威自諒必有斧鉞之誅而側聽踰旬威命不至但見  
道路沸傳十二月二十五日行在榜示謂大金許歸梓宮母兄復  
還河南故地並無需索二十七日遂迎敵詔入內廟堂事秘臣不  
知其詳信如王倫之說奉僞金之詔不振一戟不煩一戈迎母兄  
取梓宮坐收故地則可與舜干羽以格苗同日而語此陛下修德  
而致邪抑朝廷有大賢彼憚而爲此舉邪陛下自視二者若茫然  
未有則敵人之所以陷陛下者正可以爲弔不可以爲賀亦有以  
吳越之事告陛下者乎越王句踐因吳宰嚭以行成率眾來朝吳  
王大喜過望以爲信然獨伍子胥懼力諫以浮詞詐僞慎不可聽  
吳王怒賜以屬鏤之劍子胥曰必植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而抉  
吾眼置吳東門之上以觀越人之滅吳也其後越果大敗吳而滅  
之遷其王甬東與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

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乃蔽面而卒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今  
敵之玩我猶越人之陷吳爾彼日以吞我爲心何憚於我而欲歸  
我母兄還我故地夫三關不復雖得中原陛下何術以守之縱以  
敵人和議灼然可信既歸我母兄矣還我故地矣是彼之德我甚  
厚異日無厭之求難從之請陛下將何以應之陛下獨不念劉豫  
之事乎豫父子事敵甚謹而敵忌豫稍振而疑之乃縛其子又縛  
其父束於闔闔之中以聽彼詔盡是虛僞之詞其凶險本情類皆  
如此臣以謂今日之事正如吳王墮越計中日後必有劉豫之禍  
可不爲之寒心陛下縱以母兄爲辭臣事敵人偷爲目前之安自  
此國勢衰削太祖太宗基業之盛墮於陛下之手無復中興之望  
復何面目戴黃屋主天下哉傳曰鳳鳥乘于風聖人因子時昔秦  
穆公有地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及後蒙恬侵邊闢數千  
里匈奴不敢飲馬于河恆謹烽燧然後敢牧馬故曰遠人獨可以  
威服不可以仁撫也今天下切齒恨不食王倫之肉人心忿厲莫

不願爲陛下死事至此極矣陛下若一旦不勝其憤屏絕和議決之于天與四海誓雪大恥如探物囊中可以必取陛下何憚而不爲此臣聞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是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是以文武之至寬仁事有不可忍者見於一怒遂安天下之民此所以爲文武也又若齊威王之初委靡不治諸侯並侵於是發怒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遂發兵擊趙魏盡事請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諸侯聞之不敢加兵於齊者數十年由此觀之救衰弱不振之敝莫先乎自強陛下以堯舜文武之資遭敵陵侮爲日久矣今日之使尤可怪駭陛下何不發文王武王之怒圖中興之烈以天下之大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爲之藩鎮取笑後世賈誼所謂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其安窮陛下甯不念自建炎以來數遣使臣

冠蓋相望徒爲紛紛畧無小效雖徽考諱旦尚不得聞今日遽肯還故地歸母兄納梓宮則是敵竟爲君子長者之事自古遐荒之所未有方敵之深入也席捲皇族不以爲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陛下爲漢高之困者數矣其殘忍酷烈如此是心安在陛下今日能保其爲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不然則將以我爲劉豫縱不得已欲爲母兄少屈又念安然以復故地臣恐異日必有不可堪者而況襟喉之地敵旣自據蓋如往時收復燕山以彼所棄來困我耳陛下雄才大畧春秋鼎盛儻於此時翻然易慮爲光武之爲則萬世而下仰陛下爲聖主顧不韙哉臣竊謂皇天仁愛陛下所以告誡者甚明乃者季冬十有九日辛未天震雷其占以爲國家號令失常舉措錯謬又天以雷霆爲威君以兵刑爲威暮冬而雷此不測之雷也時方伏藏俄然震驚出人意外良由國家委靡敵人侮慢天意不平欲陛下震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亦猶皇天震不測之雷也雷出地奮曰豫豫之卦利用行兵此天意也陛下有將



有兵何不試用之用之勝可以為文武用之不勝保守長江尚不失為元帝何必含羞忍恥乞憐於異域哉陛下毋憚寇強謂不可敵漢武帝時君臣伊穉料單于馮凌不已武帝震怒選任衛青霍去病以攻之未幾青討蒲泥破符離逐白羊擊樓煩而匈奴遁去病塞皋蘭下斬折蘭盧侯二王而匈奴降自是匈奴大衄稍息風塵之警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而漢人奮不顧身以直前雖匈奴之黠亦所不能當也李唐之初頡利嘗率眾百萬掃境入寇太宗欲刷恥於天下遂率六總管分出六路以討之無何俘頡利告太廟遂空漠北之庭夫漢之匈奴唐之頡利若不可敵然終底滅亡消息盈虛理當然爾今敵之罪惡過單于頡利甚遠皇天后土亦厭之矣願陛下悟和計之非是下令四方發文王武王之怒行漢武唐宗之師四封之內四封之外選賢任材共圖興復分道並進夫敵以我為不足與者而我遽爾奮發非獨人助之天亦助之矣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又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惟陛下思周易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如天震霆功光祖宗為宋中興之主則天下幸甚萬一優柔不斷姑且善為之辭回還偽詔一切示不敢當而我日修守禦旋為之謀亦不失策彼嗾我者宵有好心為我若必取信王倫隱忍自屈方且稱慶以迎梓宮母兄以復中原故地則是墮敵計中天下大事去矣臣甘為子胥之死抉眼以觀天下之大盡為敵有爾陛下當彼之時雖悔何及臣非不知言觸忌諱必遭誅殛然憂國之心懷不能已庶幾宗廟社稷之靈助臣精誠上感天聽其敢避死使後世有秦無人之歎哉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請沿關設備狀

鄭興裔

臣伏見大散關隸鳳州

即今漢中府鳳縣

梁泉縣

今併入鳳縣

在鳳翔府寶雞

縣之南為秦蜀往來要道兩山關控斗絕出可以攻入可以守實

表裏之形勢也

和尚原鳳之東境抵鳳翔不及百里仙人關興

宋興

七驛自利抵劔關百而

州即今漢中府峽陽縣

之東境距利州

即今保寧府廣元縣

七驛自利抵劔關百而

嬴倘棄和尚原而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敵旣得和  
尚原或自梁中府今漢中洋府今漢中經米倉山入巴府今保寧閬今  
夔夔州今峽或自均均州今襄陽房房州今鄖陽由達州夔州今屬四川山路入  
壞則在處震動矣紹興閒敵攻仙人關而不能留以糧不濟耳若  
使其治廢邑聚散民耕屯其閒則得吾地而可守入吾境而可留  
矣自南北講好中分關中之界如大散仙人饒風武休皆我朝之  
界也而仙人關外又分左右二道自成州府今鞏昌經天水縣併  
州入秦出阜郊堡直抵秦州昌今屬鞏昔吳璘大軍由此而出地勢平  
衍因爲壕塹引水縱橫名曰地綱以遏敵衝自兩當縣昌今屬鞏直  
出鳳州取大散關距和尚原纔咫尺耳嘗憑原下視如蟻垤故其  
勢難守所恃緩急僅有仙人關可以設備伏乞睿鑒勅下本路將  
重兵鎮守且於沿關地方輿屯田之利庶有備無患敵騎不敢窺  
伺臣芻蕘之見惟陛下加察焉

以醫喻治疏

林栗

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  
歸大抵以一身論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非徒瘡  
也又苦踈盪又類辟且病痲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  
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爲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  
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  
者不忿則默閒有反以詰臣卽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爲風虛其狀  
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在內真氣內耗故風邪自外而乘  
之忽中於人應時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  
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尙盛自淮以北皆吾故  
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隨者乎非但半身  
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  
論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起奚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  
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湯熨鍼石雜然並進

非體虛之人所能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脈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為陛下言無以易此

使北回上殿劄子

虞 儔

臣待罪柱史遲鈍無取蒙陛下昇節報謝金庭所得於詢訪聞見之實者臣已口奏及見於進呈錄矣臣嘗謂守邊莫若務富其民欲富其民莫若務興力田竊見兩淮多曠土官司往往時募人營墾聽其占佃今已殆遍謂如佃田百畝往往廣為四至逾千畝者然其所占雖多力實不給種之鹵莽收亦鹵莽大率淮田百畝所收

不如江浙十畝況有不及耕種去處以故淮郡雖號佃田殆遍而民間實無蓄積一遇水旱歲歉人情便覺皇皇況淮上土力壯厚與中原不異特患人力不至耳使如江淞農民耕耨以時灌溉有度務盡地力其為利豈不深厚臣願朝廷興力田之科詔有司立為條格下兩淮監司守臣勸諭有田之家以來歲為始候布種畢日委字民之官躬履阡陌如有能招徠客戶資給牛種務盡地力可為農民勸率應條格者次第保明申奏特與推恩如占佃數多耕種弗遍檢踏標出只聽給原佃實數籍其餘歸之官別召客戶耕種其字民之官亦以力田為殿最賞罰之庶幾淮戶知所激勸而以務田力穡為務不過數年地有羨利官司且與寬其征賦使民戶自臻富實豈特水旱之有先具至若民之兵甲器械皆可以責其修備春秋教閱皆可以繩其紀律實守邊之要務也如蒙陛下採擇施行之誠非小補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論蜀將當慮其變疏

袁說友

臣聞天下有三患蠻夷之國恃兵而強盜賊之民恃眾而叛專制之臣恃險而固是三者皆足以亂天下然而自古之君當多事之時或至於一日不能安其身此未必類以蠻夷盜賊之故要必溺於專制之臣久而不知其亂者顯顯者易知而冥冥者難悟也蠻夷之強必有形而盜賊之叛必有迹有心目者皆知為消患之計而專制之臣則不然平居外奉天子之令而內蓄自大之心其為謀也無形之可尋而其為奸也無迹之可見上役之以虛名而下亦以虛名奉上其發之似誠實而行之似忠信者雖伊尹周公殆不過此上之人方且信為誠然而莫之覺如嗜酒色之娛安於外之無足畏而不知喪元氣而致僵仆者率自此始嗚呼況又有險之可恃哉彼以專制之臣早有險而可恃則是虎而翼虺而足也可慮矣夫天下之廣有地必險其小小者不必論而其最可恃者江淮荆蜀之險耳是故險在人君未必足以制天下而險於專制之臣則未有不為之資者臣蓋嘗推原其故而觀唐之崔甯劉

關梁之王建唐之孟知祥皆將帥專制之臣恃蜀之險以為固者若崔劉則方謀而敗而王孟則既久不露終遂不可抗矣今考其事如崔甯之擅蜀幾十四年而劉闢節度西川動益驚蹙此二子者其初皆委質事上之臣一旦入蜀積累歲月之久遂有坐負險固輕視朝廷之心抗天子之使吐不臣之語恬不為怪擁兵擅制幾成大變惟其上有以深知之故隨發隨仆終不得而肆而王建孟知祥適逢大亂之世得以猖狂而僭竊亦皆先為不可測之謀至密之計使其心腹羽翼無一不至則反手咄嗟之間坐王數千里之國此其為患在於久而不知之過夫使今日之在蜀者皆如古之賢將則朝廷可藉為藩籬之託然而傲戾輕侮之思奸勇雄桀之態類皆將臣之所常有況栽培涵養一一是聽久而馴致遂有不可搖之勢苟任其所之而莫之限臣恐不為崔劉則為王孟事之必然無足疑者嗚呼彼其父子之相維兄弟之相承結之以士卒而聯之以友黨吏之奉承旨意民之習熟名字不啻百年之

久而反顧其所恃者則又有可守之險以爲固不幸而洩其謀恐非日月可以誅鋤者此臣之所甚慮也夫蜀之與上都相去數千里倉皇緩急之頃固不能爲朝發夕至之具而蜀郡刺史多柔脆軟弱之士前無與之先而後無與之應又不足爲討逆伐叛之帥若今日不有以隄防而密察之則異日當拱手而受斃陛下豈不爲之寒心哉天下之禍制之於始終且爲患制之於末後將奈何以漢室之興其征伐之功多出於韓信而高祖於周旋不給之際已竊貳而心疑之馳壁而奪符麾召而易將所以潛銷其奸心而徐伐其異計使高祖不爲之所及其王齊之後雖稍稍折服亦已迫矣今之制蜀者未必有韓信之功恐其心之所存較之於信亦一閒耳陛下縱未能輕爲高祖之術如其他緩圖之策奈之何而不行故臣以爲於此而處之蓋有所甚難者必使急不爲躁無張皇而生變緩不爲庸無安坐而待釁宜立爲定制凡戍蜀之兵於襄漢之屯一歲兩易而職在統制者時命代易庶幾乍離乍合不

至安其教令而熟其恩惠如此則雖急而不躁凡兩川之民不以貴賤爲閒朝廷有時以深恤之賦斂之輸力役之勞每爲之寬除而省畧所以愛之者常過於江淮閩浙湖廣之地庶幾蜀之生靈必有欽戴君上之意則專制之臣必將誘之以亂而不從脅之以威而不服如此則雖緩而不庸不一二年彼亦勢衰而力微無能爲也然後以高祖之待韓信杜鴻漸之處崔寧者徐而制之臣未見其有不濟者而今之謀國者皆曰無故而爲之所是趣其爲不義故莫若養之以恩使其有不忍負上之志則可噫踰垣穿穴之徒畏之而不禁則後必有行劫者彼旣如盜矣而又豈可以養爲哉

嚴賞罰奏議

趙善括

臣聞賞當功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奸邪沮賞罰公於上事功立於下此必然之理也陛下卽位以來勤綜核之政行必信之法十有六年海內又安百度時敘聖德休盛非臣愚所能勝識然求之事

功終未見卓然有大慰天下之望其故何哉豈非勸沮之道或有未盡邪臣愚不揆昧死妄論其故陛下試少垂聽焉自昔士大夫出而爲世用上之人有以激厲其委靡之氣而崇獎其功名之心者捨賞罰莫行焉然賞罰之行必有次第傳曰罰不阿近舉不遺遠此明君馭世之至權也是故賞先行於下則在上者咸知勸罰先用於近則居遠者無不服比年以來臣所聞見竊有疑焉何者一命而仕州縣以知効官惟其位卑其勢遠故建議立言也大吏輒以爲強聒拾掇細微文致以罪者有之矣興利除害也豪民以不利於己增辭飾非訟陷以罪者有之矣大吏按於上豪民訟於下追召囚錮靡所不至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往往先從廢罷繼坐贓私終身不得齒於仕版其間有材術素優績效昭著上乏提撕旁無介紹雖有尺寸之賞而文吏吹毛求疵陸沈下僚齎志以沒者蓋不可勝數也若夫官崇勢近身貴名顯外持麾節內列班榮雖縱欲以害民怙勢而貪利罪惡昭著無從上達偶然風聞名

挂白簡亦不過鐫一秩罷一任而已曾不踰年旋得美官其間又有巧爲諛說公肆誕謾聽其言如布錦摛繡責其效如繫風捕影動以虛文霑被醴賞陛下寅用刑賞章別公罪豈容謬戾如此臣敢妄論其萬一者馮衍有言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官尊位重則營助者眾法治之誠難官小力輕人得而擠之矣由是觀之賞或醜於貴近罰或偏於賤遠勸沮疑有未盡非職此之故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宣諭執政大臣繼自今官有崇卑賞無厚薄勢有遠近刑無輕重加惠孤寒微賤之質勿庇富貴權豪之罪如是行之而士氣不振事功不著未之有也狂斐之言冒贖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察

上孝宗皇帝書

呂皓

臣聞言動之過而非故爲之此士君子之所不免而王法之所宜宥也父兄之難而不能以死救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王法之所宜誅也宜宥而不獲宥宜誅而不及誅是雖匹夫之幸不幸猶螻蟻

之自生自死於天地之間固無損於造化之功也然一夫之不獲  
尙足爲至治之累自昔聖人在上蓋甚憂之凡下民之微有一不  
平而義激乎其中莫不使之朝聞而暮達不啻如家人之相與以  
情通焉嗚呼父子兄弟之際天下之至情也以不獲宥爲不幸而  
自幸其不及誅揆之常情猶不能以自安況夫至情所在渾然一  
體無所間斷庸可以幸不幸爲區別坐視而弗之救畏一死之輕  
而廢大義之重不一仰叩天闕以庶幾一悟而甘自投於不孝之  
域也耶臣葵之永康人世修儒業而未有顯者於是臣父縱臣之  
兄與臣宦學於外以從四方之士遊而求光其先業焉中間郡縣  
早曠相仍聖意軫念赤子無以爲生也降詔捐爵勸諭富室出粟  
以賑之臣父慨然動心令臣首出應命旣而朝廷雖特授臣一官  
臣不佞自少稍有立志不忍假父之資以食君之祿于茲三年矣  
去年之冬獲從羣士貢于禮部未能以遂其志而仇人怨家所競  
不滿百錢至誣臣之兄以叛逆誣臣之父以殺人叛逆天下之大

慙也殺人天下之元惡也非至棘寺終不能自明一門父子旣械  
繫而極囹圄之苦獄告具而無纖芥之實卒從吏議以累歲酒後  
戲言而重臣兄之罪搜抉微文以家人共犯而坐臣父之罪夫酒  
後果有一二戲言而豈有異意此所謂言動之過而非故爲之者  
也深山窮谷之中華門圭竇之戲言而至上瀆九重之尊則幾於  
失朝廷之體矣且仇怨告訐之情累歲不可知之事所不應治也  
有司今獨受而窮究之則幾於長告訐之風矣子實有罪則子受  
之固也搜抉微文以致其父則忠厚之意亦少損矣昔漢女緹縈  
上書自乞爲官婢贖父罪猶足以感動文帝之聽臣不佞亦嘗聞  
義矣父兄不幸誤入於罪而有司一致之以法則上以失朝廷之  
體下以長告訐之風而損忠厚之意所關如此其大也乃不能乘  
是略出一言以動天聽甯不媿死於一女子乎臣重念士之求仕  
於時也亦將以行其志云爾今日閨門踐履之基卽異日朝廷設  
施之驗也平居父兄落難乃庸懦顧惜不能自出死力而哀救之

是無父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可以受君之爵食君之祿而立乎人之本朝哉臣願納此一官以贖父兄之罪而甘以末技自鬻於場屋之間毋甯冒此一官以爲無父之子而無所容於聖明之世苟以爲國家自有定法置之不問是非陛下之聖明有虧于漢之文帝實臣之不肖有愧於一女子而不足以盡感動之誠也則臣惟有先乎父兄而死爾復何所憾哉

論國用疏

項安世

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爲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爲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羣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

何陛下必自知其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事在陛下宮中之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庭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灾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爲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爲無不可者

請誅韓侂胄疏

王居安

侂胄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宮庭創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



廟罪宜萬死託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躡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啟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眾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宦官宮妾皆其私人莫肯為陛下言者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將其策至善侂胄與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侂胄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奸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況兵釁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强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徒以

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竟至宰輔奸儉附麗躡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竄以為為臣不忠朋邪誤國者之戒

都城災應詔上封事

徐鹿卿

竊覩回祿煽災上延宗廟中外臣子莫不痛心臣螻蟻微生至為猥賤然有懷不吐實負明時臣聞最易回者天之心最易感者民之心最不可欺者己之心人主欲自知其過惟求諸己心而已己心無愧則天心之怒一旦可回人心之怨一息可解不然徇虛文應故事心可欺乎天人可欺乎臣恭惟皇帝陛下臨御宇內於今八年踐祚之初天下習聞仁聖之德翹首企足以為太平之期期月可致信能日加警惕不移初心則積而至於今日縱未大治亦宜小康曾未幾時而羣妖眾異層見疊出是果何自而來哉以臣觀之大抵皆陰氣之應星殞地震疾風甚雨是陰類也丁亥浙西之水已丑浙東之水今歲江湖兩淮之水城邑為壑生理一空無

辜之民葬魚腹者幾千十百是陰類也寇發江西延及甌閩湖廣  
刀鋸之慘原野爲腥流離之苦過者掩泣環數千里莽爲邱墟饑  
疫乘之幾無噍類甚至畿輔之近一夫唱亂至煩王旅曠日未平  
豈所以令眾庶見哉是陰類也綱常名分日以凌遲監司守臣可  
戕可逐借曰撫馭乖方悉其自取然習慣爲常後患未已是無紀  
綱矣是無朝廷威令矣筆門圭竇之人皆凌其上而爲長者常凜  
焉有不可一朝居之意狂者妄作以速禍謬者沽恩以求全甚至  
姦盜之徒敢干禁衛果何等氣象乎是陰類也去歲之秋隕霜殺  
粟而甌粵之民饑今歲之夏水潦騰溢而江湖淮浙之民饑來歲  
餓莩之多已可預見是陰類也山東逆酋本爲向者置吾國力以  
豢養之失既在前不必深論至乃揚聲鼓眾侵犯王畧幸其送死  
所損已多而任事之臣功未就而釁已啟方來之憂伏於意外是  
陰類也四蜀關隘目爲天險艱虞突如其來猶踐平地守土者竄  
執制閫者倉皇人情洶洶未知所底是陰類也陰既極矣火不勝

矣於是鬱攸之警所至多然至於輦轂其禍尤熾累朝文物化爲  
灰埃官府民居空存瓦礫固已甚可駭矣矧乃廟祏之尊四海所  
託聽其自燬責必有歸宮庭目擊陛下能自安乎潭府獨存大臣  
能自安乎百官見之能自安乎士民過之能自安乎臣以爲此亦  
陰氣之致也竊惟本朝盛德在火今柔陰之氣積鬱散漫火失其  
性奔迸四出正如虛憊之人元氣不充手足厥冷臟腑宣洩而浮  
陽上攻氣血妄行庸醫不察復投冷劑則危亡之至將不旋踵可  
不懼哉人有常言不知其形視其影今自影而觀天妖地妖陰也  
叛兵悍將陰也夷狄盜賊陰也積陰之沴其極至此臣不敢厚誣  
君父以爲不知所以用心然竊意剛不勝柔理不勝情必有以陰  
召陰者宮闈之隱風化所關后妾之分同於冠履邇日所進舉國  
譁然竝后之端有識過慮使其素無他議猶之可也既嘗有意選  
求而中止矣揆之人情能無怏怏今長秋正位命出慈闈播告四  
方大分已定而素懷怏怏之人乃已黜而復進寵命之驟聖意可

占駸駸得志能無求快所欲乎事一至此雖陛下聰明特出亦或難處矣古者內庭之選多良家女蓋有深意竊聆日者里巷之賤亦或備數宮掖此等何知禮訓徒務爭妍溺志蕩心無所不至臣是以疑此乃召陰之本也出入起居在於必欽飲食燕樂期於有節道路之言多以為陛下聽覽之勤奪於閒逸之樂道義之味移於遊燕之娛闕庭萬里無由盡知一有似之此亦召陰之本也陛下一念之陰或不自覺而凡陰之屬以類而應臺諫之職取其能犯不韙而効鷹犬之役世無賢不肖舉以凶德目之陛下亦槩乎有聞矣然將去復留欲進反退不害其為得志也將帥之臣取其柔懦易與而可以頤指使令盜賊縱橫而出者無功邊鄙聳動而戰者無功京邑煨燼而守者無功然以敗為勝者反得美官見焚不救者歸過其下不害其為進身也內而公卿侍從外而秉麾持節則大半取其能供苞苴以快耳目之欲一小人之根不去而眾小人之枝葉實繁散布於州縣者多戕賊基本之人黨連於要路

者多斲削元氣之輩清譏所擊如罔聞知不害其為固位也向使陛下以陽剛為德以正健為心則不應變故之生一至於此今積陰之證徧滿宇內姦雄敵國陰窺潛伺抵掌跳梁幸我之弗儆弗悟以為得志乃復悠悠泛泛不思所以塞其幸禍之心此非投以冷劑乎雖然是可憂也亦不足憂也天下之事非陰即陽一念之失陰之端也轉而善則陽矣一事之非陰之萌也轉而是則陽矣是故處變故之極而悔心生乃修身進德之機乘憂危之至而勉心生乃轉禍為福之機陛下如求有以勝陰氣素服哭廟未足言也減膳避殿未足言也施舍己責未足言也如其止於此也揆之於心能無歉乎儻以是為未足則當自一心始當自一身始當自一家始天下之所以過疑陛下者謂其惑於寵嬖也謂其溺於燕私也謂其知小人而不去也陛下內省於心果有是乎有而弗改是未悔也是未勉也陛下試靜觀默察今之時果何如時邪天之仁愛國家昭昭示告者可謂至矣民之厄於下以為可相者舉之

取其能負荷艱危而無取其具員充位陛下不欺於心大臣不欺於君臣荷美名君都顯號此又轉陰爲陽之大機亦天之所甚望也不然策免三公徒從漢制營求肖象未契天心則彼進此退政未足爲輕重耳臣狂瞽妄言罪當萬坐使臣言用而身危則利在天下罪在一身無所尤怨不然天下皆未知所以託身之所於臣何有哉

論州縣財計劄子

孫夢觀

臣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也先保障而後繭絲故鐸得以損其戶數而有以固民志於危疑之頃然後知郡國固不可不爲斯民計朝廷尤不可不爲郡國計臣近者出守于宣嘗考五年版籍額二十五萬餘石除災傷檢放運司寄納諸縣截留遠年逃閤人戶拖欠之數所入多則十萬餘石少則六七萬石若併以斛面輸之農寺總制所以苦不足而截上供以充府用者止萬餘石官兵請給宗子孤遺歸養濟囚數糧雜支乃至六萬餘石移東補西委難

支吾宣爲藩府猶且若此其他小壘抑又可知真宗皇帝朝大臣語漕臣謂東南權利已盡今總制經制月椿等錢俱非國初之舊牙契則奪於上司之拘權酒課則虧于歉歲之頻仍上下煎熬無復生意於是宗姓請給緩於放行而無以廣陛下睦族之仁兵籍單虛憚於填補而無佐陛下立武之政是豈天下之吏皆無一毫爲民爲國之心哉勢有所迫於上志有所不得伸於下其弊同應爾也於是朝廷因催數之浩繁而反有租額失陷之憂州縣利上司之急索而反爲囊橐自豐之計文移旁午徒飽悍卒之欲版籍殺亂徒售猾吏之欺國家將何利於此而使斯民至此極也臣愚欲望聖慈申命大臣應自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量其輕重稍與退還及有截數少不足以供一郡之用者量其多寡更與支給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而斯民亦皆受一分之賜其於國家命脈實非小補

南宋文範外編卷一

南宋文範外編卷二目錄

奏疏 啟 書

甲辰冬輪對劄子

論經界 新安文獻志

星變論劾賈似道疏 南宋文鑑

上吳畏齋荆帥啟 程史

上侍郎魏在書

上諫議曾統書

與張邦昌書

上蔣提舉書

上黃提刑求先子墓銘書

徐元杰

汪應元

杜仕賢

岳珂

王之道

王之道

馬伸

歐陽澈

李 呂

南宋文範外編卷二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啟 書

甲辰冬輪對劄子

徐元杰

臣昔事先師文忠公真德秀時嘗語臣曰君臣交際之禮惟拳拳  
 納忠不至於詆訐則得告上之體臣佩服師說惟守樸忠不敢孤  
 陛下選擇之恩臣私竊自念戊戌告歸分甘山林抗疏而辭謝陛  
 下恩除者屢矣去冬被命循牆弗俞深惟君臣之義所不容廢故  
 勇於一來嘗私謝大臣曰盡事天之敬而事君推報國之忱而報  
 德是臣之所以不負陛下者即所以不負大臣也故圖報大者在  
 於隨事納忠不在於承意順旨況陛下廣諫諍之路恢容受之量  
 事適有所當言可以寓輔助而存天理其忍緘默不以顯告陛下  
 哉臣前日晉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之事三學上  
 書卿曾見否臣奏雖聞有書未之見也竊窺聖意豫憂邊事故有

此命臣又妄奏陛下出命太早所以啟人之疑然人言不可沮抑且須靜以處之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自曰俞臣又何所容喙及見學校之書畏天畏人言前此雷變之頃觀累疏避位諳切及於雙親喜懼之年今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而犯清議哉臣聞大臣年十四五時憤侂胄之權姦建白諸父請密圖之此父在觀其志自少時已知有大義今父沒觀其行大倫所在果何待士論而後知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億兆姓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況有道之世市議道謗其可拂哉天地閒唯道理最大人言之所以必爭者顧惜此耳昔孟子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至論敵國外患之有無則以爲吾國存亡之所係然則外患非所當警內治要審所先有天保以上諸詩之本領則采薇以下諸詩之事功特舉而

措之耳數十年來人皆忽此只於末上理會所以力勞而效寡視儒生正論爲迂闊君子愛人以德保惜一代之臣而成三年之禮國事所最急者元台重任夷夏觀瞻三省綱常靡容渙散陛下以宗社生靈爲念以綱紀法度爲心必咨於大臣曰當今內外執政法從之臣孰爲有才孰爲有德孰可舉以自代參酌輿論而後爰立舉之得人則四海九州受大臣之賜卽大臣之在任也聖德高明靜觀時勢如以邊境爲可慮則遣使就問計可也如以備禦貴講求則使之預料便宜一一圖上可也將帥牧御之才錢穀甲兵之事姑仍舊貫而經理之亦可也如此則於家無虧歉於朝廷有勤勞富鄭公弼五疏而終辭起復之命者又豈容以專美哉夫世道未嘗狹也大臣積慶之家也前者有餘而不盡用後者愈用而不勝窮修齡鉅福生榮死哀使人詔千載一時之盛而不知其早歲清修平生恬淡翁者張之天報如此今大臣福祿聲光鮮克儷美又何歉焉不惟陛下當惜之而大臣亦當自愛惜之端憂几筵

勿過哀毀其於讀禮之次無非闕理之時仰探千古之聖賢將大  
後來之勲業正於此基之夫欲富好貴人之常情不以道則君子  
有所不處建功立業君子之盛心志於道義則功有所不足道況  
道義有所未安而過眼空花之富貴自昔滓汙簡冊薰穢宇宙者  
不知其幾達人大觀知幾自了凡物皆朽惟名爲不朽今京城之  
內人心皇皇士論藉藉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之  
如何凡有父母之心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  
實爲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遐方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  
烏得而不堅忍臣茲因論對僭瀝血忱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  
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名節所以望大臣者不止於今日知  
臣罪臣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誣也臣以經筵既承清問輒又  
出位言出不當更塵班綴伏乞陛下奮發神斷罷臣職任畀臣叢  
祠謹當閉門卻掃以俟陛下誅斥之命臣罪當萬死

論經界

汪應元

臣聞經界之政所以仁民也非以暴民也所以利民也非以利國  
也今之經界其能盡如古井田乎夫版籍不正田稅不均貧民無  
常產而有常稅公家失常賦而有重征公私之害甚可哀痛國家  
所以經界者固欲其賦役之平貧富之均也然而暴官汙吏或示  
欺於上豪民猾吏復肆欺於下臣見其公私之俱弊也不知爲公  
上之所利也其害蓋有四焉曰煩費以擾民也曰隱實以罔上也  
曰虛數之未核也曰重歛之未除也方經界之行也朝廷必責之  
部使者使者責之郡守守責之縣令令責之丞與佐躬行畎畝間  
將以度地也故有吏卒之費有文檄之費有供億之費吏之誅求  
不與焉是民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也一矣富者田連阡陌擁厚  
貲以賂其吏或以多爲少貧者家徒四壁立吏受富者賂或以少  
爲多是富民常受其利貧民常受其害也二矣又民家戶產有沒  
於官者歸於寺若觀者壞於水而壅於沙者地雖削而賦自若也  
縣家惟以常賦督之民曾不攷核其田之有若無也不過均其賦



於有田之家而已富民中產日受其弊三矣經界井田之遺意也則壤作賦取民未嘗無制也今或益耗而加量輸楮以抑錢民所輸者皆數倍於前名曰繁賦日重中人之家必至於蕩析四矣絲纈之銖兩折券之奇杪耗入之多寡皆視其所存產而爲之制毋責之以舊比毋取之以數外吾民庶乎其有瘳也不然徒以長貪吏刻剝之風使吾元元實受無窮之困尙得謂之仁政乎

星變論劾賈似道疏

杜仕賢

臣庠序書生蒙被教育日擊時艱情激愚懦出位言事陛下容之久矣臣曩者嘗言丁大全誤國欺君之罪陛下卽與見之施行今有罪浮於大全者上激天變彗出柳宿明詔賜頒俾大小之臣悉意陳言是又臣得以盡言之秋也臣伏讀明詔有曰朝政或闕遺歟吏治或湮鬱歟民生或寡遂歟訟獄或繁寃歟貪暴或肆毒歟此成湯六事自責之旨也此宣王雲漢遇災而懼之心也此宋公一言熒惑退舍之幾也變不虛生緣政而起陛下知致此星變者

五事而不知致此五事之弊者賈似道也似道雖曰戚畹瑣姻其實市井浮薄冒領方面僥倖成功歸相五年欺天罔上驕恣乖疏其背理傷道不可悉數如明詔五事臣姑得以歷言其罪陛下試垂聽焉朝廷之政總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朝政何如哉兵者國之爪牙而老弱不與沙汰財者國之命脈而折閱而與稱提人材者國之元氣而召者未必至者未必用此皆國之大政大臣之所當留意者不此之圖乃纖悉細故與民爭利以都司之職而操驅獵之權以專使之遣而奪商賈之利百姓相與蹙額識者爲之寒心似道方且誇誦功能粉飾時事人之可欺天可欺乎是則彗星之變似道實有以致之也一羣吏之治任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吏治何如哉縣宰膺百里之寄誰爲中牟令郡守當千里之責誰爲渤海守監司握一道之權誰爲福屋之子駿此其遠而在外者固不免格物議舉凡縉紳之閒猶多不免人意者給舍職在封駁自有以言限田去者今則類以緘默爲尙卿大夫有

言戚里言大臣者莫不相繼斥去今則氣習關茸師帥成風居都曹者一意於逢迎掌成均者例務於鉗制持從橐者惟巧於阿附吏治廢弛伊誰之咎是則彗星之變似道實有以致之也二民生邦本之所係既困於庚子之飢又困於丁未之旱又困於己未庚申之兵民不聊生莫甚此時勞來安集猶恐弗饒詎忍於凋瘵之後而行病民之政乎限買民田圖免和糴欲公私之兩便也始之和買給告牒而窮其價民之怨已深繼之換易取膏腴而抑其直民之怨滋甚管莊者利贏餘而多取斛面承佃者懼虐取而不免竄身分司創置吏卒旁午不惟鬻田者被其害佃田者被其擾雖與公田了無相關者亦不得以安居民怨至此而極竊恐一二年後上戶爲中戶中戶爲下戶下戶胥而爲盜賊公田爲害甚於和糴民生之寡遂若此彗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三訟獄民命之所關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非有大不得已者誰忍置身於獄訟之庭今之典獄者貿易是非顛倒曲直揮

通神之資則生可致殺挾炙手之勢則死可致生錄囚有使視讞三上者同一仁恤吏奸叵測先時而決者有之易地而藏者有之倖恩而原者有之州縣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監司監司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臺省祖宗之法正欲使天下無冤民也今似道乃建議不許翻訴改送詭造白劄欺軋平民獄訟之繁冤若此彗星之所以致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四貪暴生靈之巨蠹似道實貪暴之尤者也一種惡類盤錯中外非其博徒則其狎友或以奇功結納或以貨寶謀進姻婭小子濫典輔畿溪壑無厭羅織肆行遂激常山之紛擾昏庸老饕司牧廣郡囊橐自豐培克不恤遂致容寇之鴟張不特此也名藩巨郡貪暴實繁苞苴夤緣終身不改民之怨忿何止衢谷之不相延而起者幾希邇者舉行家法戒貪有詔而貪暴曾不少戢誠以似道乃貪暴之根此根不除雖日下詔旨月頒國法亦無益也貪暴之肆毒若此彗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五古者三公職在燮理牛喘末節也而丙吉

猶慮陰陽之舛比者嘉禾枯木之瑞似道哆然表賀陛下常賡歌以賜似道不知今日之星變似道果何辭以謝陛下陛下亦蓋以五事責之似道可也臣拜觀國史元豐三年有彗星之變詔求直言時王安禮上疏曰大臣不察主上惠養元元之意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于園夫殆有以召天變者上嘉歎之宰相王珪必欲條奏所以上怒曰大臣當宣導下情不應阻格人言以壅蔽人主臣伏讀至此未嘗不嘉安禮之能直言而美神宗之能受也臣陳言未必如安禮而陛下明詔責躬實神宗家法也然知之非難行之惟難臣欲乞陛下特發睿斷黜退似道明正典刑諸所謬戾悉與改正以謝天下以回天意五日之內彗星不滅則臣甘受替聖欺天之罪否則弊政不除妖星不去除舊布新天意或者有在此時雖食似道之肉亦無救矣臣直爲此凜凜也

上吳畏齋荆帥啟

熈

岳珂

騎虹過賀曾親警欬之承倉鼠歎斯尚墮塵埃之夢喜拜重來之

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宋受天命何啻百庚申虜汗中原又閱一甲子自崇觀撤藩籬之蔽而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異懦則有餘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擥而廢無庸者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爲之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信而爭逆亮以難從而求覺遂致蟠固狡兔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孰計臥薪自厲誰爲句踐之盛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餽百年棄置亦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爲當然不特手足混於無別而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寘念終夕爲之寒心今雖欲爲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鬪議論嗜嗜堅關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萬全而爲後慮吠畝有懷於憂國旣旌無路而陳情敢忘末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尙固

於周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未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爲當時之不爲邊草未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弛張以道固曰隨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衰頹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爲唇齒之邦關陝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可卽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利可據能據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旂再圖北指詎不先出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居汴之策蓋設險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誠由泗宿以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眾淮西則出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敵雍郊是謂正兵皆爲危道蓋河

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用而未爲全謀卽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嶮道以出兵饋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劔而至於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虢洛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徇而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猖披惟是時之舉偶困於誇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篋苟盡得策豈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由九郡而論則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眞兒戲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爲能勝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宣和之捷所以胎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攜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遣妄謀乃無益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賞

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上顧甘循其弊許  
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  
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邊城保鄣以廟堂使闕而不免於屢遷  
戎闕事機以主帥參安而常淹於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  
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虛軍中之弊猶日賸  
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興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  
餽軍孰啟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奈何欲興不世之  
儁功尙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概初未効於涓埃已不  
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宮鳴劍之議試捺悶悶毋謂平平恭  
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  
乘輅公議浩然而歸重畀之顯闕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顧  
之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浮爾褰裳旌旂千騎之來  
蹙然望履聳列城之觀望屹外闕之蕃宣當盡遠猷庶銷過計某  
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麤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得毋

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  
嗣聽策勳別當修贄

上侍郎魏劄書

紹興八年六月十二日

王之道

之道竊聞之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以謂人有所長不可以其微賤  
故忽之也之道比緣赴調居於臨安之隘巷者八十餘日朝夕獲  
聞閭閻之言似有可取者輒敢以其所聞上瀆聽覽惟執事擇焉  
其言曰王倫使金還金遣使隨倫報聘國家自靖康以來失於議  
和致兩宮北狩萬乘東巡百姓墜於塗炭迨今十有四年尙不覺  
悟又復縱倫賣國引盜入家以闖我虛實排辨館待之具所至騷  
然夫金人之爲此也利得子女玉帛爾不以吾之所以館待者過  
禮而遂已也今有被盜者家徒四壁立復不自量又從而東借西  
乞以其所有而夸於盜其不爲盜之招者幾希頃年章誼孫近使  
金餘人盡留南京惟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議今金使之來自合引  
用此例留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禡其魄

而奪其氣亦足以示朝廷之尊乃若議和則有九不可而一可之道聞此言如醉而醒如夢而覺因謂同舍郎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茲殆所謂一得者乎請試爲執事陳之父母之讐不與其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金人昨侵京師自徽宗皇帝明德皇后以下悉從播越今茲仙去雖云厭世其實殺之又況淵聖之與六宮尚囚沙漠四海其憤恨爲人子弟者義當何如此其不可和者一也當唐德宗時吐蕃因沙堡之敗懼而求和宰相張延賞入馬燧之言請於德宗從之當時諸將獨李晟以爲不可諸相獨柳渾所言與晟意合曰豺狼之性非盟誓可結已而吐蕃果刦盟如晟渾言此其不可和者二也和戎所以息民也斯民厭亂久矣孰不欲其通和而幸其休息哉今與議乃爾蓋傷弓之心猶思靖康覆車之轍而懼其復蹈也必欲議和是拂民心民心則天意也天可違乎此其不可和者三也頃自車駕南幸金立劉豫於濟南以有中原之地歲貢幣三百六十萬緡豫奉之未嘗少

有墜失一旦以計廢豫盡豫所藏擔囊揭篋倒廩傾困而去若取諸懷不煩顧指而我師以君伐臣睥睨累年終不敢進非金勇而豫怯我弱而豫強也蓋豫已臣事金人則金猶父也豫猶子也猶人子者固不虞其父之見逐惟不虞其見逐故金得以逐豫如反手之易爲豫計者亦初不謂豫曰汝於金非有父子之親徒以我之廢吏故立汝以爲得志必將與我抗而爲己之捍蔽也抗我則所以事已者不敢不至豫旣挾金以抗我則其於我也不復若金之不虞其見逐也且日夜求所以勝我惟恐其不勝而見擒是則我之所以不能取豫者以豫視我若讐而豫之所以見執於金者以其待金者過於親也今金欲和是以劉豫畜我此其不可和者四也當寶元康定閒契丹以重兵壓境遣蕭英劉六符來聘意在劫取關南十縣朝廷命右正言富弼爲報聘之行仁祖重念兩國生靈之故許其屈己增幣而契丹平逮卒事弼不肯受賞曰此非臣之本志也嗚呼忠臣之謀國一至此耶今金無約請和非出於

謀則是厭兵而欲結好於我以邀歲貢從之而遂罷兵則非特不能保其必不叛盟而乘我之間又恐朱克融輩變生不測從之而兵不可罷則不能不於養兵之外橫賦重斂歲供溪壑無厭之求其勢必至陳勝吳廣之起於秦青犢黃巾之起於漢為禍殆有甚於此者此其不可和者五也頃年以來諸將非不進討終不能取淮北尺寸之地或暫得之復旋失之正使舉大河以南盡還朝廷度其力果能保有之乎與其隨得隨失不若置之度外以俟其力足以制金徐為進築之計此其不可和者六也自古中興之主未嘗不困於險阻艱難惟其履險阻艱難而益挫益堅因能興衰撥亂而光祖宗之業刷父兄之恥而見稱於天下後世若周宣復文武之境土漢光之恢復疆宇是也今得河南之地不足以立國金藉此求和則必天地以要我自此以往雖使王靈日張軍聲日振尚敢議恢復之圖哉此其不可和者七也漢唐以來中國之待外夷不過征伐之與和親征伐則將帥任其責和親則廟堂主其議

今天下之權不在廟堂而在諸將諸將擁重兵據要地偃蹇自肆視國家之安危存亡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漫不加意遇緩急則雖請援者駢肩於庭督戰者接武於塗方且傲睨而不顧逗遛而不發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倘從金盟而不與諸將議使金誠和猶恐自疑而至於潰敗萬一挾詐如尚結贊之意在窺窬是使諸將得以有詞而不復出兵矣此其不可和者八也李義珍嘗曰大國之使可當小國之君今主上以休兵息民為重固不憚臣事金人且以其主為君則其使蓋同列也若金使援此為言倨慢無禮不知朝廷何以待之此其不可和者九也然則所謂一可者孰可哉韓原之戰秦伯獲晉惠公晉遣陰貽甥使於秦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

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於是秦伯說陰貽甥之對改館晉侯而歸之初不聞其以賄盟也今金誠欲還二帝六宮與宗祖之故地而為德於我以要我盟曰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各守封疆世世子孫慎勿相犯有淪此盟明神極之而無所事賄夫誰曰不可同舍郎曰予之所言九不可理固然矣所謂一可乃服而捨之如秦伯之歸晉侯也夫晉侯以三施不報有負於秦之君民秦伯尚且歸之我徽宗皇帝初不聞有負於金而生不得反其國死又且要其盟豈服而捨之道哉使金無所要但以有負我遂歸梓宮之與天眷猶當愧於秦伯況不如是耶為今日計當以此意明告使者而俾復命苟惟不從是金無意於盟我何罪也大抵主和者徒苟目前之安遂忘父子君臣之義他日倘修先帝之怨亦不過臨時失信敗盟而已夫信者國之寶民之庇言之瑞善之主也苟信不繼盟何益哉且自古失信敗盟未有不身罹其禍而殃及後世者不可不戒也不

可不慎也之道今月初四日已嘗具稟目少見野人區區之意明日遂有無為之行不果再詣屏署跼伏小舟中念古人身在畎畝心不忘君將次宜興復紬繹前日臨安之有得於街談巷議者為之書以獻庶幾有聞於吾君吾相而使敵計無所施焉轉禍為福實在侍郎一言干冒威嚴無任惶懼之至

上諫議會統書紹興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王之道

之道不佞待次里社與木石鹿豕為伍不識治體不聞國論惟是區區愛君之心實寤寐不忘宗社安危存亡之長慮此無他發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女不念嫁而憂太子之幼亦其利害禍福有以相及不得不然非過慮也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卒以陵夷我國家迄於今而不振方其設一謀施一計雖下而小夫賤隸咸能料其將然且曰如是者奸也如是者詐也已而合若符契不差毫釐而朝廷之上乃獨斷然以為非奸非詐惟恐其奉承之不暇以自取欺侮戮辱而終不悔且悟何哉孔子曰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嗟乎此言誠足以箴當世之膏肓也去年夏金人遣使隨王倫報聘講和之道是時調官臨安獲聞輿論有九不可一可之說嘗欲掇拾効愚獻忠以裨廟堂末議晝度夜思將成復毀曰位卑言高罪也因止而趣裝以歸行次宜興復念古人身在畎畝心不忘君如之道雖不肖奈何竄名仕版乃忍坐視安危存亡之機而不為一言耶於是慨然裁書託故人遣驛致之前吏部侍郎魏公石以丐有聞於上凡半年不得報而胡銓之書傳焉言至於此賈誼之流涕痛哭不為過也遂事不諫之道尚何言哉側聆道路以謂金人歸我河南故地奉還兩宮此其為策不淺蓋以今日所用之將所養之兵皆五路兩河之人歸我以地則不復限以此界爾疆遲以歲月其勢必至解散茲殆與漢軍楚歌無以異也頃自兩宮播遷天下之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常有不共戴天之憤而主上之所以宵衣旰食勵精政事注意甲兵者豈有

他哉亦欲掃除強敵以刷父兄之辱而光於祖宗也夫人怒則威威則勇驕則怠怠則弱我師之不逮金人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而支梧累年未嘗敗衄者以其素所蓄積者怒也金人之意若曰此不可以力勝吾當還兩宮以驕之彼既臣妾於我則將恃和弛備然後可圖也茲不必以商為鑒前日劉豫之擒猶未遠也又況包藏禍心未易窺測其萬一耶且事固有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者淮西昨更兵火并邑聚落化為炎埃比雖招徠流亡整葺廬舍然餘民百無二三所謂并邑聚落亦皆蕪門圭竇多者纔十數間少者不過四五椽而已自春及夏監司守令以奉迎兩宮為名排備牲餼次舍纖悉責具急若星火峻如雷霆貧窮盡於誅求凋瘵弊於營繕其奪民時勞民力固在所不論竊嘗以一邑計其費不下五六萬緡使金人誠還兩宮斯民正復竭膏血鬻妻子以應所需猶將欣然不爾雖食王倫之肉何能謝哉愚謂今日之事殆古人所謂可弔不可賀者請以五事上瀆聽覽庶幾朝夕造膝之際

有獻於吾君而備其采擇焉謹按魯僖公十五年晉侯秦伯戰於韓秦獲晉侯以歸及秦伯歸晉侯將反國先使告國人曰孤雖歸辱社稷矣眾皆哭愚以為淵聖之南來俟其渡河即下手疏以自訟可乎此一事也謹按僖公三十二年晉人敗秦師於殽獲其帥孟明視白乙丙西乞術及晉還三帥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以逐之愚以謂梓宮及淵聖到日自天子以下素服郊次而哭乃密諭河南所過州縣一切準此而其供帳之類悉去華麗采色而純用布素可乎此二事也謹按襄公二十七年宋之會楚人喪甲竊聞梓宮以下神櫬無慮千百愚以謂委西京守臣待其將至豫修陵寢繼遣一二大臣泣葬中取神櫬之最下者斷而視之然後奉安及令諸道飭武備以戒不虞可乎此三事也謹按唐開元全盛時明皇幸東都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奴數百被以錦繡飭以犀象而魯山令元德秀獨製于薦子之曲遣樂工數十連袂而歌之明皇見而歎曰賢人之言哉河內之民

其塗炭乎因黜河內而陟魯山今兩宮寂無來者而淮西一郡之民已有二十萬緡之費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愚以謂兩宮宿食供頓所經或無屋宇乞依南郊青城故事行下有司預辦數千匹之青布臨時設帳以庇風雨而明詔諸路勿造宮殿勿飾器用以重勞費斯民可乎此四事也謹按檀弓衛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對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愚以謂梓宮之還天子哭泣衰經以從檀弓未葬之禮可乎此五事也是五者雖若無補於國安危存亡實此係焉昔齊仲孫湫來省難既歸齊侯問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霸王之器也庸詎知兩宮來歸金人之使不有若仲孫湫者乎愚是以知安危存亡實卜斯舉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孟子亦曰滕定公薨文公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嗚呼斯禮也豈忽哉至於金人之情偽則愚已略見於前及詳於魏公之書敵情之不可信也尚矣盟於曠日而平涼之會猶或刼之今我臣妾於金而金以臣妾蓄我初無阻盟夫以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用兵所不可知者特其遲速遠近而要不能免也雖然昔者越王句踐亦嘗臣妾於吳矣而卒滅吳以朝魯衛陳蔡執玉之君愚以謂今日計患在夫主上不能禮下羣臣以集其能與羣臣不能輔佐主上以雪其恥如越王之報吳而不在臣妾於金也不然危亡且在朝夕不識執事以爲何如祖宗積累至難宗廟社稷至重惟執事其爲國家念之干冒威嚴無任戰慄

與張邦昌書

馬伸

相公服事累朝爲宋輔臣比不幸迫於強敵使當僞號變出非常相公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昧耶所以忍

須臾死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與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於已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卽就死闔城庶未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相公義當憂懼自列於朝康王在外國統有屬獄訟謳歌人皆歸往宜卽發使通問埽清宮室率羣僚其迎而立之相公易服退處省中庶事皆稟命太后其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日下拘收俟康王御極施行然後相公北面引咎以明身爲人臣昧於防患遭寇讐脇汗當時不能卽死以待陛下今復何面目事君請歸死司寇爲人臣失節之戒伏闕下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過而錄功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已多肆然尙當非據偃寢禁闔若固有之羣心狐疑道路混瀆謂相公方挾強金使人遊說康王姑令南遁爲久假不歸之計上天難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粗知覺悟及此改圖猶可轉禍爲福於匪朝伊夕之間過此以往則相公包藏已深志慮轉異外飾事端愒日待期而陰結

寇讐合從爲亂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

上蔣提舉書

歐陽澈

澈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純臣方天下廓廓無事豈無長慮遠識之士爲備豫不虞計然國多忌諱姦黨盤結萬一條陳之雖謗訕之誅爲不足憚其如不能必其深信而早圖之徒膏斧鉞無益也嚼舌緘唇吞聲茹恨卒限之於今日無足怪者厥今天下何如哉王室之難未解強敵之師未退任用之臣未盡忠鯁黔黎之眾未盡寧謐其他蠹弊難以毛舉固不可謂太平極治之世也聖天子綸言懇切搜求若渴而慨然應詔奮不顧身以紓九重之憂者幾何人哉此而不言此而不爲奚所待耶澈也廬陵賤士羈非讀書自舍法一更遁迹邱園謝意進欲以孝養偏親比者憤氣斥心爲時迅發將欲移忠於國自去年冬十二月至今年春正月投進萬言書三封所陳數十餘事皆天下大利害輒自以爲保邦御俗

之方安邊禦戎之策盡在是矣其間逆天聽觸權臣結怨卿相貽怒臺諫色色有之忠誼所激無復顧忌且乞假天子一節深入敵庭緩頰以說使之倒戈捲甲屈膝効順誓取二聖迴鑾肅王歸國以息邊塵而後已此懷此願期盡餘喘願澈一介書生挽弓提劍非所長也徒以平居暇時涉獵圖史其於興亡治亂之跡粗識大槩張膽一吐亦頗能中時病而剛腸無他一報君父視死如歸故口伐舌擊決保其折而不沮也已蒙本遞進所獻三書及備錄澈願盡忠奉使之意進奏於朝復保明遣澈前詣安撫麾下迺遲赴闕然疾苦之餘貧窘蕭索行李無光未獲馳邁京國一展忠誼之志獨奈何哉昔韓退之有言布衣之士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忠竊聞一路繡衣倦倦大節臧人視聽者無出閣下試爲閣下言之澈是行非爲身計也爲民計也非爲民計也實爲社稷計也脫或成此計者澈之忠誼也所以成澈之忠誼者閣下之忠誼也不識閣下能動心乎如欲軟語取媚縷數盛德爲搖尾乞憐

態不惟澈所未暇在閣下亦何取焉干冒台嚴無任戰慄之至不  
宣澈再拜

上黃提刑求先子墓銘書

李 呂

十二月二十日從表姪孤子李某謹齋沐裁書西向泣血稽顙再  
拜授家童走二千里謹投上提刑察院丈閣下昨者先考之獲  
地近謀遷奉重惟棄背之初逡巡反葬雖請銘於大人君子而幼  
穉無立不能自致比長頗遊先進之門而時已後矣今幸因改卜  
竊有請焉痛念先考刻苦爲人不務苟進雖當時爲之若無甚難  
自今觀之蓋亦鮮儷某嘗采傳記所載其閒但一節可稱附託獲  
人萬世不朽而況當擾攘之時處奔競之俗固未有能自堅其所  
守之死弗變者也使幸而遇知音若班馬輩則亦足以鼓名教而  
振頹風矣彼世之賤丈夫朝不及夕其商摧古今題品人物非貴  
耳而賤目則捨心而求迹若此者皆不足與論也恭惟吾丈行高  
當世文追古作月評之下尤慎許與矧在先考實爲畏友宜盡知

其平生欲銘其行可傳可信非吾丈其誰乎且吾丈亦有不可辭  
者抑嘗聞司馬溫公與范蜀公相處歡甚每謂吾二人兄弟也但  
姓不同爾旣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溫公之亡蜀公  
實爲之誌先考之於閣下學同志合無愧二公第所鍾有厚薄故  
先考不遇以死今吾丈橫翔臺閣爲時正人聖天子惟刑之恤眷  
求重厚付之淑問而吾丈洵更數路陰功偉然行當賜環福徧綿  
字其於故交豈以不遇以死而易其心哉今諸孤之計不過欲獲  
一言以伸遺恨於地下諒吾丈決不忍深拒之也此歲季弟還自  
治境竊知吾丈亦有意於此自非惇篤能若是乎況先考心之所  
欲爲力之所可任吾丈旣詳知之矣以成敗而論人固知吾丈之  
所不爲也若遂賜之銘豈惟不肖子之幸是亦先人之意所有行  
狀并眞贊繕寫拜呈其筆其削唯所以裁之干冒威嚴不勝哀戚  
戰懼之至某泣血稽顙再拜

南宋文範外編卷二

南宋文範外編卷三目錄

書 銘 記

與朱元晦書

又與朱元晦書

上會知院書

白二揆論時事書

白二相論時事書

與賈平章似道書 宋史

貽伯父嵩之書 宋史

邛竹杖銘 程史

介軒銘

常州興繕子城記 宋文選

司馬溫公祠堂記

采石虞忠肅公祠記

陸九淵

陸九淵

陳元晉

徐元杰

徐元杰

汪立信

史璟卿

張浚

徐經孫

胡瑄

葉適

吳淵

魚我亭記

黃仲元

南宋文範外編卷三

南宋文範外編卷三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書銘記

與朱元晦書

陸九淵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  
 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敷伏想大摠素蘊  
 為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  
 閒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  
 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厯  
 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開自為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為  
 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恠石卻略偃蹇中為茂林瓊瑤冰雪  
 傾倒激射飛洒映帶於其閒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為階梯  
 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臥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  
 某亦自為精舍於其側春閒攜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為

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峯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  
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  
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鵝湖然猶莽鹵淺陋未能成章無以  
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啟助以卒餘教尙  
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  
豐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  
自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簣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  
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  
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  
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  
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  
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  
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  
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

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  
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  
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  
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  
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  
酬斯言矣尙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尙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  
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  
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  
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  
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  
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  
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  
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  
尊兄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



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疏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子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子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子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

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志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曾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遊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

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尙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又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遊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遊諷詠耐久細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兄執已

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爲不然尊兄平日倦倦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信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爲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爲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保愛倚需柄用以澤天下

又與朱元晦書

陸九淵

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方深贊喜冒疾遽興重爲駭歎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爲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閱邸報竊知召命不容辭免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儻可垂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

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復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  
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一後生貽  
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  
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  
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  
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  
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  
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  
經邦變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  
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  
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  
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  
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加

切磋期歸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  
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  
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  
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  
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  
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  
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會南豐之嚴健南康爲  
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  
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得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  
迫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爲無極所  
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  
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一步將來不作  
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卽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  
尊兄進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爲無極二字分疏

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  
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  
其事實故言卽其事事卽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  
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摹寫之工依放假借  
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  
而師承之尙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  
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  
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  
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  
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  
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  
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  
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更不必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  
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

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  
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  
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  
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  
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  
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  
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  
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  
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  
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  
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虛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卽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卽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卽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卻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爲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爲尙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

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辯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爲辯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辯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說旣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

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卽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絀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迴

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祕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旣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祕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旣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自愛

上曾知院書

丙申三月

陳元晉

三月吉日具位某齋沐再拜裁書獻於知院大相公先生比者鞞  
鞞窺邊蜀漢孔棘天子命重臣開督府俾得盡護諸將敵愾折衝  
三軍之氣既張三邊之勢益合而邊氛斂戩突騎北歸風塵日以  
漸清蓋視去冬表裏迫蹙上下惶懼之時人情大不同矣夫敵至  
而懼敵去而舞此人情之大患也自古智者之傾敵常出師以撓  
之使其疲於奔命復斂師以避之使其怠於得意或既歸而復出  
或一去而未遽來彼將翫之以爲常易之以爲不足憂習而安焉  
安而利焉銷磨日月而無一日之經理也剗弊財力而無一事之  
堅牢也而我之運其謀者日深蓄其力者益壯一旦長驅大舉而  
彼乃無一可以支倉卒者則我可以得意矣敵之愚我計必出此  
而朝野之閒便晏然以爲無事輶車遣而元戎歸羽檄稀而歌頌  
起勢有必至患有必然此某所以痛心扼腕而不能自己於言也  
某伏念前年之夏知院大參相公先生拜樞庭之命某嘗執贄旅  
進於多士之後辱顧問而撫存之似未忘登門之舊感知圖報每

欲效愛助之私如周人之於仲山甫者而厥路無繇今者越在干  
五百里之外誠有不恤緯之憂以爲非知大參相公之憂深思遠  
以天下爲己任者將誰語於此輒吐其愚爲二說以獻之材館其  
一曰嚴上流之備其二曰審防江之勢夫立國於東南恃長江以  
爲重其來尚矣荆蜀上流苟有阻絕則江南不能以奠枕浮江萬  
艘帶甲百萬使魏人臨江望洋自謂武騎千羣無所用之則孫氏  
之立國於吳不可謂非長江之重而曹公一破荊州則亟遣周瑜  
逆挫其鋒劉備一收荊州則令諸葛瑾從備求助而又躬擐甲胄  
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間關死鬪卒得荊州而魏不能南  
蜀不能東者以上流之脈絡貫通也及其衰也羊祜爲晉畫策謂  
必藉上流勢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  
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  
也卒之王濬唐彬胡奮王渾輩長驅席卷順流而下悉如拈策而  
吳不能國矣曩歲敵人南侵先侵蜀次侵襄陽終侵光黃識者固

甚慮之幸得棄去苟復出熟路必重吾上流之憂昨者蜀道多梗襄漢交急而朝廷特簡元臣付以重任蓋知上流之勢急矣而敵破關隘驟入興河繼經金洋敢疾走襄郢隨復之郊飄忽震蕩雖若可畏而倏去若非有據要會控上流觀變闖機遠撫長駕之略蓋亦天誘其衷幸其出此然幸不可以數得而敵國不可以形覘天時向熱敵當北去固無他慮然敵人之多謀也變詐百出去來無常將取之於疲憊之餘故暫至而不留薄取而無厚望正所以怠我而使不彼虞且將翫之以爲常而不復爲意外之防也今之短識者必曰敵之破蜀而不留蜀也侵襄陽而無意於襄漢也其志在剽掠耳夫苟其志在此則取道於淮南下爲捷顧乃自蜀而入漢耶由是觀之敵之陰謀深計可以見矣彼知夫上流喉衿之地蓋彼之所垂涎而我之所必爭也其意若曰志未可以逞而漏其機則我之爭也必力心欲進而示之退則我之備之者必懈故前年之入蜀漢也剽掠而止耳今年之入蜀漢也亦剽掠而止耳

使吾翫之爲常而不疑其謀而吾所以料之者果曰敵之志不在大也其由蜀而漢亦不過就熟路耳是真翫之以爲常而不疑其謀矣上下恬嬉而無痛定懲創之圖邊徼闊疏而不爲堅悍不可動之計墮軍實而長寇讎其必自此始矣敵之謀曰熟吾之隙曰露一旦復由故道取蜀趨漢而吾之謀者必又曰敵所至不過如前日剽掠耳萬一敵既入蜀略路四出命將以據要衝分眾東下徑抵襄漢而擁重兵以規久駐憑上流建瓴之勢以撼吾下合兩淮犄角之兵以闖吾前其所爲謀皆出吾之所不料則上下俱危表裏交急乃追悔於墮敵人之計中則亦無及矣然則思天幸之不可常念敵情之不可測委任沈鷺有謀之將帥分畫險阨當守之地分葺理藩綢繆牖戶鳩亾起懦培薄塞虛皆使有以支緩急耐鬪逐而又在廷在邊并力一心如救頭燃如塞耳漏如敵至之無日而月會歲計事事物物必要其成必惟其實其庸可緩乎夫使上流之勢屹然長城萬里之固則敵之所以窺伺我者其謀可



寢所以嘗試我者其姦可破夫是之謂嚴上流之備督府之開實  
在九江豈非鑒往事而以防江爲急耶夫畫江而守固若常說而  
亦非易事亦嘗妄論守江之三策矣精兵驍將背水迎敵有以挫  
敵人之銳而張吾軍之膽使彼不得飲馬江湄而我若可以摧鋒  
求敵如苻堅之埽境入寇也梁益旣非我有襄沔復爲所破使堅  
順流而下晉將支吾不給而擁眾淝水顧將投馬箠以渡江謝安  
固已逆輕之矣從容不迫使劉牢之以北府精兵迎擊於前而謝  
元以重兵殿其後一鼓之餘堅以敗走而江北無戎馬之腥此策  
之上者也不能劫敵於江北而使之垂涎江滸則當擺布戰艦狎  
弄波濤以寡爲眾以奇爲正旌旗金鼓氣色精明使臨江浩歎有  
莫敢南視之意若其冒然一來則設伏出奇乘風縱燎飛礮揚灰  
橫截中流必不容其跬步進如揚林之戰臨水而陳李顯忠分布  
戈船以其一泊於中流而匿其二於蘆洲待其麾眾渡江則健艦  
並進勁弩交發而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其二十餘艘焚其

巨艦又令戰艦踏車掀舞於湍流駭浪中舳舻相銜逆折上下北  
人憑壘觀之莫不喪氣勢窮計迫卒不獲逞此策之中者也苟恃  
大江一水之隔而但於江南宿師列戍以爲之防則必不能於江  
中沮敵人之進而使之得以及江岸吾恐長江之險我與敵共敵  
旣得險皆有必死之志而吾江上之師貪生內顧勢不足以支矣  
如建炎之禍杜充之兵投戈委地不戰而潰則是縱敵及岸之失  
也甚者開禧防江交植鹿角羅絡江岸幾同兒戲不知使彼得涉  
江流次江岸則此不過一炬頃刻之烟焰耳此策之下者也故江  
北之河口一當守也江中諸洲二當守也江之南諸岸口三當守  
也江北之口不能守則敵船得以出江矣江中之諸洲不能守則  
敵船得近岸矣銳兵強弩築堡立塞使有以拒敵摧鋒所以守江  
北之河口也密布戰艦多設伏兵使敵雖出江而不能及岸所以  
守江中之洲渚也若江南則不過分列兵屯多備戰楫以俟濟師  
得便則進如斯而已矣今上流之勢旣紓江面之警亦遠政當募

江湖驍捷以補舟師之闕程工閑暇以修戰艦之備而又措置江北之河口某所可以築城堡某所可以置水寨以遏其入江之路營度江中之洲渚某地可以出奇某地可以設伏以阻其絕江之謀大要使一旦倉卒不徒塊守江面必於江北之河口江中之洲渚應酬無乏儻淮襄有警得以盡銳向敵而無復返顧卻慮岌岌於有江面之憂而分其力奪其氣則內外之畫定表裏之勢堅而後取勝之形具矣不然則邊遽戒嚴外方應接之不暇內則怵惕而自危事出倉卒則不過牙璋四出號召郡國不教之卒糾集田野烏合之眾坐糜粟於長江以南謂之防江警報日遠則散遣懈弛又復置之於度外則是自開禧以來至於今日之痼病前後同一證候也謀國者烏可不知改圖哉夫是之謂審防江之勢夫上流之備既嚴則江鄂建潤之間可以安枕而上下無俱危之憂防江之策既密則蕪黃揚楚之間雖有警報而表裏無交急之勢其利害甚明而易見也夫免過發矢固不及事亾羊補牢猶可爲後

圖是區區憂國之小忠也不然以書生之迂闊小吏之疏遠而僭言當世之事是真不自量矣古之謀人固有深居沈思盤礴鬱積於中撫事會之未有處者而邂逅旁觀一語之近或觸其機中其會足以發其紆鬱未及之思而就其方來之功言固未易以人廢也惟籌之隙惟知院相公先生一過目焉萬一有可以發其執事之思則某僭言之罪其庶可免乎不備

白二揆論時事書

徐元杰

聞諸伊川程子曰古昔聖王之君天下也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又繼之曰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至哉斯言蓋謀人國家者不可一日而不講也矧今天啟休明朝登碩哲周召夾輔民具爾瞻舉國欣然望太平之有日然以千載所難得之嘉會當爲一日不可緩之令圖古者堯舜之世其知在急先務其仁在急親賢今旁招俊彥束用名賢固已彬彬而進然分布內外之士貪廉不可貿亂賢否不可混淆遺逸疏遠之才

不可不汲汲於搜訪使之拔茅連茹起赴秦交之會此今日最急  
之先務而知及仁守所當早加之意也夫古者治民而爭奪息其  
化流必自近始今畿甸之近寇竊縱橫行道往來之人或多震怖  
不可嚮邇江海魚鹽之利皆權門勢家之竊據而乘閒伺釁以誨  
盜納侮者充斥於蘇秀常潤之區國法不存姦民爭利僞會莫禁  
祇見夫楮直之日虧銅錢浸消幾盡於商舶之外泄而況諸郡之  
郵置不嚴命令不可得而信邊境之間諜不審虛實不可得而知  
脫有緩急正恐事至而憂不若事豫則立之所宜速圖也然則治  
之而爭奪可息非監司牧守責平厥今邊疆之吏未必皆擇臺郡  
所委未必皆賢州縣貪虐無所懲畏甚至巡警之責或養寇以漁  
其利者亦多矣況自清野之令行而屯田無所施自戶版之籍湮  
而差役不以等自鹽法之屢變而商賈日以困自牙契之拘敗而  
公私爲之傷自義米之椿留而凶荒無以備長淮千里民無還定  
之期浮江而南家有愁歎之苦有司虐取不一而足甚而未嘗調

成而軍期爲之峻征所至旱傷而守令不以實告民怨鬱結長此  
安窮根本內搖釁隙外啟儻不道之以懷生之樂寧保其不懷等  
死之心愚恐吾國所憂不在邊疆而在蕭牆之內也今欲開之以  
生理上則有朝廷之責下則有州縣之責何以言之鹽法不可不  
還榷務牙契不可不還常平義倉不可不還州縣此朝廷之責當  
勇於改圖者也屯田當審度地宜而詳爲之經理版籍當挨究字  
號而善與之推排保甲當嚴切舉行先城市而後田野此州縣之  
責當謹於奉行者也雖然爭奪息而生養遂此所謂明政之舉也  
至若教之而倫理明則人心正而民經定矣竊聞夫師道立則善  
人多故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若昔舜命九官教民播種之後  
兢兢然慮百姓之不親五品之不遜急先命契爲司徒使之敬敷  
五教而不容緩若皋陶五刑之明所以弼五教之所不逮原闕是  
以任賢使能以致中興詩人歌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是蓋周道燦然復興之本也又歌曰侯誰在矣張仲孝

友此又周邦論道經邦之所由來也矧今貳公弘化爲世宗師人莫不以孝友之風著於家庭者稱之今欲教訓正俗興起人心莫若蒐舉耆舊宿學之士求其踐履之甚篤講明之切實者尊用一二以爲內外師儒之官然後至於每郡教職皆不可不謹其選將使吾道浸明士習丕變亦豈無弟友恭之彥自得於時文雕鏤之外者如是而民俗之不變未之信也雖然愚又聞成周之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而至八曰官計蓋王國之官也由今而論則省部臺府實有當任其責者故朝堂會議責重於都曹某濫員曹屬職不能舉當在罪典姑請汰去俾守本職別乞博采時望精選材實以稱是任此都曹之職當遴選也然至於闕堂之曹胥莫非王官之秩今乃罕知祖典故實嚴於考察功過之都曹甚至簿書期會皆渙散紛亂而無考籌帷機密亦彰灼播傳而莫禁此非一日之故也某等乞自今日凡治王國官府請鈞判責都曹之曠怠凡舉簿書期會許都曹覈吏職之稽違夫如是則職有所總責有

所分而體統正矣則夫運化鈞於上者惟曰大明慶賞刑威以詔廢置予奪之使簿書期會獄訟錢穀甲兵之事莫不悉分任於省部之職守必也精選其人各當其任則或可以治財或可以治兵或可以總計要使朝無倖位官無失職如此則邦國都鄙之治舉矣而今而後凡漢王吉長策之奏蜀諸葛孔明出師之表可不爲今日陳之乎公道日以明國典日以揭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何憂乎國計何憂乎敵兵是意也人皆能言之豈非大丞相所素講明者乎某末學疏庸叨恩超躡誠念幸得遭遇天日開明之時道揆端凝翕孚人望中外方傾心企足以俟太平之效用是拳拳愛助輒獻野芹情切辭煩自速罪罟惟大賢容人而矜用之

白二相論時事書

徐元杰

末學小生叨恩稠重辱在一陶埏埴之內拳拳忠愛動息靡忘矧當聖化作新朝綱振飭舉世傾矚以需平治之效然羣臣雖召而

事任未周公是雖明而觀聽尙鬱是以錢穀甲兵之事日至廟堂每歎未有叶心經理運掉之才監司郡守之選多缺其人未有能副周咨蕃宣之託況乎邊遽之交馳將帥之未擇以至上關玉食之所甚憂人咸謂昔者之柄國所失病於專今焉之夾輔所慮過於遜經筵旣以是言之矣往往君心責治如飢渴之望飲食人心願治如倒垂之望救解而廟堂之持重謹審更相推遜俱莫敢專然今日之所最急者國用方匱莫急於選掄任使以寄幹旋調度之司外患方殷莫急於搜求勇智以課攘劫捍禦之效二先生天下之大老中外翕然傾心焉亦旣皆虛心無我以來天下之善同心輔政以共天下之功上眷亦旣如一而國事有不容緩某人可辦某事某材可任某責某帥可當某方面或進某以尊朝廷或出某以衛邦國或分委以任某道皇華之重隨材器使捨短取長功可使也過亦可使也廉直可使也貪詐亦可使也時在廟堂會聚眾士參酌審訂立定課程每日考覈而用之不過用之各當其所

謂宜日下審處如球頭然豈可悠悠坐待不覺歲月之虛擲凡若是者計皆大丞相之所深憂而天子之所不得怡者也不特要路以是言之不特同列以是言之舉天下亦莫不以是言之及是之時汲汲圖慮懇懇講求使材能智勇參錯中外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凡布除書必孚羣望事任旣皆有屬中外可保無虞少或遷延緩不及事此某蚤夜所以隱憂而言之不覺涕零也區區之愚欲望鈞慈惻然時艱亟務弘濟請自日下爲始照已分日當筆凡在朝在外除目斟酌劑量隨材擬用更互呈稟而後奏聞或決擇未下則參諸近臣之賢而審訂之各求以濟國事如是而後日日契勘在內得若干人在外得若干人在邊方得若干人孰治甲兵而可以課其驗孰司錢穀而可以顯其能孰捍外侮而可以旌別其瞻略人材以用而後見智識以迫而後精全在夫奮勵有爲而已

與賈平章似道書

汪立信

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晏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

從古已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翫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非上以求仰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汎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會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劇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行則天敗我也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

貽伯父嵩之書

史璟卿

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能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寔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削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敘理者有之丁難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醜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聞苞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祕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賈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

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豐爲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臥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則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盍早爲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爲伯父苦口極言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薰蕕同器鴛鴦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亾之域矣伯父與環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

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

叩竹杖銘

張浚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

介軒銘

徐經孫

仲友銘其燕坐之室曰介從兄仲立衍其義而爲之銘物之兩閒其際曰介辨則必明昧則有晦一念之前有公有私一事之舉有是有非其閒幾何不能以寸學以精之毋淆其分雞鳴而起同是孳孳此舜彼跖所差毫釐豫之六二見徵於石下惠迪知三公莫易譬之此室介於東西一左一右跬步皆馳分尺旣殊當謹所發我嚴其誼託名於闈

常州興繕子城記

胡瑄

吳興俞侯爲常之明年紹興四年也且受代爲邑子胡瑄言曰金人南寇大掠吳楚以歸五年矣常之在浙右所不燔者十三而子城蓋墟焉初予之至也州治寓晉陵縣治縣治寓佛廬凡官屬邸

舍寓民廬倉寓老子宮學子逃散寓郊廬官軍寓葦廬道旁自金斗以北鬱爲鬼區狐號燐游今再歲而官寺廢庫營屯廩庾鬻宇大小井井鳩工就功將復厥舊邦人請有紀也願以累子理辭不獲命則告之曰人情樂因陋就簡吏媮弗虔號爲鎮靜況兵火蕩焚公私耗乏苟持用藉口益可公不以是故自憚自逸夙宵憂勤卒克以成如初遺後之人不已恪哉且公之下車也距寇退纔三年嚮之重門麗譙圭竇空空嚮之冠蓋車馬之衢荆榛成林瓦礫如山公爲龜鼉孜孜弗亟弗遲市廢第於民輦材用之無遠求以擾也規廢地於官畚環築之無創增以侈也匠倍傭故工弗窳徒番休故役弗病吏不得因緣爲姦民戶無所輸貸不又惠哉千柱之雄萬室之豐侯屏中宏吏舍旁布太倉富之泮宮教之堂序沈沈廉級崇崇上臨下承以聽以享不又肅哉詩詠甘棠召伯是思羊公之碑後人墮淚公之爲是邦也寃獄滯訟多所決平儒雅文彩不自表襮法而不刻健而不猛猜不肆察寬不弛防才業如是

政化如是諸所興復成績又如是其爲甘棠大矣然而不自沾名不自伐功姑務記興復大略焉後之人曰是承寇禍屠燬酷烈之餘揀死扶傷以更造是邦者其爲墮淚深矣凡是咸當得書有考無愧至章程工役之調度歲月與凡造楹架若干則有司存之案籍在皆略不書書其勤公庇民之大者

司馬溫公祠堂記

葉適

公河內人生於光州因以爲名紹熙三年太守王侯聞詩改祠公郡東堂光邊遠極陋民之智識不足於耕殖而何暇知公之仁雖然公自元祐以來由京師達四方家繪其像飲食皆祝非必師友士大夫能敬公而已公之鄉已不得見因其嘗生也表厲尊顯以明尚賢治民之本首此侯之志歟自王迹泯而聖賢之德業不著士負所有而就功名以爲凡用世操術必將有異於人而後可故或詭譎其身而出處亂封大其欲而廉隅失樸拙稱任重跌宕爲豪英寡學多愆謂之有力先從後畔自許知權其謬於情性倫理



固亦多悔而猶強枝堅忍以冀其成者蓋道德喪而流俗驅靡之  
然矣公子弟時力學進士起家州佐從辟官使承事猶常人耳充  
實積久而廉夫畏其潔高士則其操儒先宗其學去就為法故步  
趨中繩墨用捨進退關乎民心為宋元臣至於深衣幅巾退然山  
澤之間誠意至義不敢加一豪於嬰兒下走而同其吉凶憂樂之  
變豈必殊特自許謂當離類絕倫與人異趣者哉若夫比並伊呂  
配擬經訓使人主降屈體貌自以聖人復出及其造事改法眾所  
不向天下大擾而公以身爭之稍還其舊以便民小人比而怨公  
遂納善士於朋黨而指公為魁傑追斥崖上刻名堅石播之外朝  
士皆燬廬滅迹同族廢錮當是時天象錯戾碑首撲裂其後女眞  
入中國海內橫流余讀實錄至靖康元年二月壬寅詔贈公太師  
未嘗不感憤淚落也蓋是非邪正久鬱不伸至使夷狄駕禍以明  
之而後止然則公獨夫之力豈能動天而天人之際何其可畏若  
是哉余是以因侯之作併論次以明聖賢之德業不在彼而在此

也

采石虞忠肅公祠記

吳淵

阜陵在宥二十有八載循名責實始終惟一蓋常與丞相趙魏公  
評雍國虞公事業以采石之功為第一詔特贈太傅嗚呼可謂不  
沒其實者矣余家有別業在楊林裕溪之間少小督租往來必艤  
舟蛾眉下時紹興舊校猶有存者每為予言當李顯忠未至逆亮  
將渡三軍無主百姓皆荷擔立會虞公適至即立馬指揮部分某  
軍登某船某船守某隘言未既賊舟已塞中流公以重賞嚴罰督  
勵將士且躬自鼓之莫不人百其勇盡死鬪又益以火攻之具於  
是天反風虜舟焚焉逆亮遁焉當是時非公則江南幾殆嗚呼余  
聞其言著諸心蓋四十年於此矣夫天欲啟一代中興之君必為  
篤生一代中興之臣周之宣王維申與甫漢之世祖寇恂鄧禹唐  
之憲武裴度德裕皆能戡禍亂定變故安黔黎康海宇以光復先  
古之業此豈偶然而然哉初大觀間有俊明者成都人精於易數

嘗詣闕上書我汴京王氣盡乞移洛陽朝廷以安斥之時雍公猶幼張魏公尙小官俊明一日謂公之父秦公曰國家之運將在東南南渡之後大變有二譬如大舟巨艦厄於駭浪驚濤維楫操柁非命世之才不濟任其事者其張公與郎君乎秦公聞其言當時固未信也嗚呼苗劉之逆宗社幾危逆亮渡江南垂不保天生二公再造我宋中興之祚千萬載未有艾此豈偶然哉夫德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豈非以勞定國者歟豈非禦大災捍大患者歟而采石之祠昉於嘉定九年春予開闢金陵公之曾孫焘以池倅來入幕既至諭余曰焘自池而昇道經先公祠下地局址隘棟撓樹傾草萊生階牛羊入室甚非所以安神靈昭勳烈敢請夫見河洛而思禹功此人因職而懷其勳因勳而懷其人因人而崇其祀是非予之責歟於是捐緡粟治材木委馬步軍副總管關侯保董役郡太守章御史

琰父相其費自門及廡及堂莫不鼎新焉凡爲屋十有四楹左圖采石卻虜之實右繪京口防江之規當時將士之用命者亦肖像其後既落成焘又請記因書顛末授之俾刊於石

魚我亭記

黃仲元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則物物皆我性分之所有也以物觀物則物自物以道觀物則物卽我魚雖天地閒物眇然小哉而大易之信可及中庸之至可察在淵或渚則知理之無定在潛伏孔昭則又獨之所當謹孰謂我自我而魚自魚莊惠二子亦豪快士惠曰子安知魚之樂莊曰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固辨矣莊未爲真知魚其設爲吾夫子之言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然不過爲魚與人各自足而相忘耳聖賢之學不然東塾汪君穿池養魚蓋悟詩易中庸之理而非惠莊灑落玄虛之誇但此我與我道而我難與俗言叟與塾俱不相知以道觀我則塾同乎我而非異乎我獨魚我之謂我而非我之謂我乎彼魚也獨庾氏之魚而非辛氏之

魚乎庾氏穴池為魚以木為凭欄登之者其聲堂每凭欄投餌  
庾氏之魚必踴躍而出幸氏云云不投餌但聞策策之聲魚亦出是  
此乎魚可名策策出宋齊邱化書遂筆以授魚我楚寄聲曰賢者亦樂  
者年月不書

南宋文範外編卷三

南宋文範外編卷四目錄

序 辨 跋 雜著 薦疏 祭文

通志總序 本書采入

書經集傳序 本書采入

開禧德安守城錄序

忠辨

詳戰第十

跋晁百谷字敘

里醫

追薦徽宗皇帝功德疏 三洪文集

生祭文丞相文

鄭樵

蔡沈

曹彥約

胡銓

辛棄疾

陸游

陳長方

洪皓

王炎午

南宋文範外編卷四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序 辨 跋 雜著 薦疏 祭文

通志總序

鄭樵

百川異趣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  
 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  
 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  
 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  
 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  
 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蹟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年之後  
 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著作故能上稽仲尼之  
 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  
 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  
 書以類事傳以存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

其書春秋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互三千年之史籍而局踏於七八種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者雖采前人之言必自成一書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閒以俚語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檣杞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檣杞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

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寶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疆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恥况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眾手修書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與猪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

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闕奧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為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善惡足為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况謂為贊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為人如此安在乎言為天下法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為信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

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三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為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為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縷曹魏指吳蜀為寇北朝指東晉為僭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齊史稱梁軍為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為義乎隋書稱唐兵為義兵伐人之君可以為義乎房玄齡董史冊故房彥謙擅美名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嘉傳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為叛臣王凌諸葛誕母邱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為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遷法既失固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為此慨然乃

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隋楊素又奏  
令陸從典續史記訖於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  
歟抑非其人而不祐之歟自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  
準春秋專事褒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難明史  
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  
良見莽卓之所爲豈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  
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  
鼓唇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恥也江淹有言修史之  
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不  
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儒學之士皆能爲之惟有  
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爲紀傳而不敢作表志  
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班固謂之  
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  
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

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  
得而聞也生民之本在於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區分男子稱氏所  
以別貴賤女子稱姓所以別婚姻不相紊濫秦并六國姓氏混而  
爲一自漢至唐歷世有其書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學倡  
於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諡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  
也左氏所言惟茲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類左氏不得而聞故  
作氏族略書契之本見於文字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子母主  
類爲母從類爲子凡爲字書者皆不識子母文字之本出於六書  
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原此一家  
之學亦倡於左氏然止戈爲武不識諧聲反正爲乏又昧象形左  
傳亦不別其源後人何從別其流是致小學一家皆成鹵莽經旨  
不明穿鑿蠶起盡由於此臣於是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軍律既  
明士乃用命故作六書略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  
橫有七音以成緯皇頡制字深達此機江左四聲反沒其旨凡爲

韻書者皆有經無緯字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母為主耳學以子為主母主形子主聲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擴六合之情然後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面於俗使裔夷之俘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略天文之家在於圖象民事必本於時時序必本於天爲天文志者有義無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

有圖言下成象靈臺所用可以仰觀不取甘石本經惑人以妖妄速人於罪累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於封圻而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經略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貢之圖至今可別班固地理主於郡國無所底止雖有其書不如無也後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國并遷方隅顛錯皆因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爲之創始致此一家俱成謬學臣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理略都邑之本金湯之業史氏不書黃圖難考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勢遠探四夷八蠻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舊都爲痛定之戒南陽者疑若

可爲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諡法一家國之大典史氏無其書奉常失其旨周人以諱事神諡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自堯舜禹湯至於桀紂皆名也周公制禮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後乃追諡太王季文王此諡法所由立也本無其書後世僞作周公諡法欲以生前之善惡爲死後之勸懲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厲桓靈之字本無凶義諡法欲名其惡則引辭以遷就其意何爲皇頡制字使字與義合而周公作法使字與義離臣今所纂並以一字見義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諡略祭器者古人飲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於禮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形制既乖豈便歆享夫祭器尙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諸雲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諸雞鳳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諸雀其制皆象其形鑿項及背以出內酒惟劉沓能知此義故引魯郡地中所得齊子尾送



南齊文苑外編卷四  
五  
女器有犧尊及齊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爲証其義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仲尼編詩爲正樂也以風雅頌之歌爲燕享祭祀之樂工歌鹿鳴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聞魚麗之三笙閒崇邱之三此大合樂之道也古者絲竹有譜無辭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詩之人不知此理謂之有其義而亡其辭良由漢立齊魯韓毛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使聲歌之道日微至後漢之末詩三百僅能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於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不傳後世不復聞詩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興衰而存亡繼風雅之作者樂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棄樂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爲志臣舊作系聲樂府以集漢魏之辭正爲此也今取篇目以爲次曰樂府正聲者所以明風雅曰祀享正聲者所以明頌又以琴操明絲竹以遺聲準逸詩語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

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卽文舞武卽武舞古樂甚希而文武二舞猶傳於後世良由有節而無辭不爲異說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聲八音十二律者樂之制也故作樂略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易雖一書而有十六種學有傳學有注學有章句學有圖學有數學有識緯學安得總言易類乎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訓詁學有傳學有注學有圖學有譜學有名物學安得總言詩類乎道家則有道書有道經有科儀有符籙有吐納內丹有鑪火外丹凡二十五種皆道家而混爲一家可乎醫方則有脈經有灸經有本草有方書有炮炙有病源有婦人有小兒凡二十六種皆醫家而混爲一家可乎故作藝文略冊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讐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蠢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故作校讐略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興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

右書不可偏廢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卽其書爲藝文志自此以還圖譜日亡書籍日冗所以困後學而隳良材者皆由於此何哉卽圖而求易卽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臣乃立爲二紀一曰記有記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記無記今之所無者不可不求故作圖譜略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蓋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真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臣於采三皇五帝之泉幣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漢魏豐碑上自蒼頡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洪範五行傳者巫瞽之學也歷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閒災祥萬種人閒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晉申生一衣之偏鄭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董仲舒以陰陽之學倡爲此說本於春秋牽合附會歷世史官

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籠罩而欺天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灾祥略語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狀難識農圃之人識田野之物而不達詩書之旨儒生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故作昆蟲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略所以敘五禮職官略所以秩百官選舉略言掄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貨之源流凡茲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書大傳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是以宋鄭之史皆謂之志太史公更志作記今謂之志本其舊也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荀行邪上並效周譜古者紀年別繫之書謂之譜太史公改而爲表今復表爲譜率從舊也然西周經幽王之亂紀載無傳故春秋編年以東周爲始自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及年歷上極三皇譙周陶弘景之徒皆有其書學者疑之而以太史

公編年爲正故其年始於共和然共和之名已不可據况其年乎仲尼著書斷自唐虞而紀年始於魯隱以西周之年無所考也今之所譜自春秋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秋之後稱年謂之年譜太史公記年以六甲後之紀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歲陽歲陰之名今之所譜卽太史公法旣簡且明循環無滯禮言臨文不諱謂私諱不可施之於公也若廟諱則無所不避自漢至唐史官皆避諱惟新唐書無所避臣今所修率舊史例閒有不得而避者如諡法之類改易本字則其義不行故亦準唐書夫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不得不舊史之文紀傳者編年紀事之實蹟自有成規不爲智而增不爲愚而減故於紀傳卽其舊文從而損益若紀有制詔之辭傳有書疏之章入之正書則據實事實之別錄則見類例唐書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紀傳迄隋若禮樂政刑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嗚呼酒醴之末自然澆漓學術之末自然淺

近九流設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刑惟儒家一家去本太遠此理何由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間其患至此千載之後弊將若何况祿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設必由乎文辭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之易皇頡制字盡由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學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倫制律盡本七音江左置聲韻凡音律之家不達一音之旨經旣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離何時反本道之汗隆存平時時之通塞存乎數儒學之弊至此而極寒極則暑至否極則泰來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質無復餘齡葵藿之心惟期盛世謹序

書經集傳序

蔡沈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

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信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眾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與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尙新嗚呼惜哉集傳

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由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

開禧德安守城錄序

曹彥約

開禧兵燹既啟敵悉力闖諸郡時主諾多以戎帥不然亦勇將兵屯至少處猶不下數千獨安陸以內地故經理所不到乃受敵最慘守雖將家子懦不解事幸而得存則予同年兄王元父之力也當丁卯之春敵戀戀無去志得繼者來言城中癘疫大作老且病者醢貓以侑食子聞之淚下曰人之愛貓近於愛子殺貓而甘其味去相食無幾矣既白之宣府又書其事以告朝路無安陸是無鄂渚自江以南將何所恃責同在位者不卹元父盡力之意朝廷雖知元父忠願事力不暇及也以列郡無重兵身不當事任受

圍百有八日遮蔽天塹困強敵以俟小濼訖全其城其用力良苦哉圍解二十年元父亦修文地下矣昔既不自狀其勞則後於今日者益不足以攷其概矣每切憂之今監倉君示守城錄一編纖悉具備列禦敵之法固足以示訓若元父之所以用心與其所以和眾上以安其親而下以刑於妻子講學之明而用志之堅又非文字之所盡者更在於守城錄之外也嘗論開禧用兵之時主事者竊取諸老先生復讐大義謂箠食迎師者可以立致謂六月北伐者可以圖全然而體統不明規模不定吳曦趙淳皇甫斌之徒已受密議重兵壓敵境然後迫諸賢以稱王人勢不可辭亦不可止及乎敵已大舉三邊數千里皆受敵宣司擁虛名於內無一兵可以增益至董世雄輩以朝命來援亦傲睨不卹國事本末倒置之弊一至於此全安陸而不敗必有人如元父而後可也監倉君善繼其志善述其事有守城錄如此可謂元父賢子矣子素善元父不但慈恩之契及守漢陽倚安陸以爲固識其受敵事如錄不

繆忠肝義膽固已隱然於錄矣以死自許卒不得死不幸而死元父無媿也顏平原張睢陽以守城著名一生一死至今道守城事者指二公爲稱首無所輕重以其事在守城雖生死猶末也儒者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置生死於度外然後可以行志此又錄外之意不可不攷元父名允初永嘉人同年小錄中字茂遠監倉君字致遠嘉定甲申孟夏既望東滙曹某序

忠辨

胡銓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曰忠之屬也古之言忠者多矣未有以情爲忠者余嘗事斯語矣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則何所用其情哉語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大哉情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無所不用其情情苟至焉不欺於君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不欺於朋友一有不情而欺罔無所不至矣遂至欺其君親欺其兄弟朋友夫欺爲不忠則不欺者爲忠矣非必如龍逢比干殺身然後爲忠非必扣閤排闥伏蒲折檻血濺御衣血污車輪

血流殿階然後為忠使必如是而後為忠其閒容有不情而為之如隱刺之流數進忠策者非至誠愛君憂國者也古之君子在廟堂之上則憂其民出一言而澤及天下情乎愛民者也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出一言而中時病情乎愛君者也杜子美崎嶇江湖其身不能一日巖廟之上拾遺補闕未之聞也徒以片言半辭有閔時憂國之心史臣正色稱之曰情不忘君世推其忠余然後廢卷而歎發乎情者之為忠而不情者之非忠也作忠辨

跋晁百谷字敘

陸游

名者士所願也而或懼太早何哉吾測之審矣少而得名我不能不矜人不能不忌以滿假之心來譏憲之口幾何其不蹟也吾元歸年甫二十筆力扛鼎不患無名患太早耳雖然洪道方力張其名而吾獨欲其退避揜覆元歸未必樂也異時出入朝廷更歷世故會當思吾言也夫淳熙庚子二月三日山陰陸某書

詳戰第十

辛棄疾

臣聞鳴梟不鳴要非祥禽豺狼不噬要非仁獸此虜人雖未動而臣故將以論戰何則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然後兩國可恃以定盟而生靈可恃以弭兵今彼嘗有詐我之情而我亦有虞彼之備一詐一虞謂天下不至於戰者惑也明知天下之必戰則出兵以攻人與坐而待人之攻也孰為利戰人之地與退而自戰其地者孰為得均之不免於戰莫若先出兵以戰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權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妄論也詳戰之說奈何詳其所戰之地也兵法有九地皆因地而為之勢不詳其地不知其勢者謂之浪戰故地有險易有重輕先其易者險有所不攻破其重者輕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臆說也古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臣竊笑之夫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擊其首則死矣首尾雖應其庸有濟乎方今山東者

虜人之首而京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從枕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他處山東號為簡略且其地於燕為近而其民素喜亂彼方窮其民簡其備豈真識天下之勢也哉今夫二人相搏痛其心則手足無強力兩陣相持諜其營則士卒無鬪心故臣以謂使兵出沈陽海州屬縣則山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冀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列屯置戍自淮陽以西至於汧隴海州防禦處故此不論雜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為形勢最重之地防之為甚深備之為甚密可因其為重大為之名以信之揚兵於川蜀則曰關隴秦漢故都百二之險吾不可以不爭揚兵於襄陽則曰洛陽吾祖宗陵寢之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於淮

西則曰京師吾祖廟社稷基本於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為旌旗金鼓之形陽為志在必取之勢已震關中又駭洛陽已駭洛陽又聲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沿邊郡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衛兵山東之戶民女真山東之屯田者不俱可用中原之簽軍精甲銳兵悉舉以至吾乃以形聳之使不得遽去以勢留之使不得遂休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竊計青密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馳突於登萊沂密淄濰之境彼數千兵者盡分於屯守矣山東誠虛盜賊必起吾誘羣盜之兵使之潰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兗鄆之郊臣不知山東諸郡將誰為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休士秣馬號召忠義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徐以兵躡其後此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堅虜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窩幹鷓巴之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

山塞南門而守也彼虜人三路備邊之兵將北歸以自衛耶吾制其歸路彼又虞淮西襄陽川蜀之兵未可釋而去也抑爲戰與守耶腹心已潰人自解體吾又將突出其背而夾擊之也當此之時陛下築城而降其兵亦可驅而之北反用其鋒亦可縱之使歸不虞而後擊之亦可臣知天下不足定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銳蓋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爲正而以山東爲奇奇者以強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強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曰吾觀行陣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遇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然此特太宗用之於一陣閒耳臣以爲天下之勢避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驅堅悉銳由是三路以進寸攘尺取爲恢復之謀則吾兵爲虜弱久矣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是也假設陛下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陝彼將南絕大河下燕薊之甲東逾泗水漕山東之粟陛下之將帥

誰與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雖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昔韓信請於高祖願以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言於光武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皆越人之都而謀人之國二子不以爲難能而高祖光武不以爲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見之明而策之熟也由今觀之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落落而難合也如臣之論焉知不有謂臣爲狂者乎雖然臣又有一說焉爲陛下終言之臣前所謂兵出山東則山東之民必叛虜以爲我應是不戰而可定也議者必曰辛巳之歲山東之變亦大矣然終無一人爲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興者何也荅曰北方郡縣可使爲兵者皆鋤犁之民可使用此兵而成事者非軍府之黥卒則縣邑之弓兵也何則鋤犁之民寡謀而易聚懼敗而輕敵使之堅戰而持久則敗矣若夫黥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會知指呼號令之不可犯而爲之長者更戰守備部曲亦



熟於其賞罰進退之權建炎之初如孔彥舟李成輩殺長吏驅良民膠固而不散者皆此輩也然辛巳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俗尚氣而恥下人當是時耿京王友直輩奮臂隴畝以先之而起彼不肯俛首聽命以爲農夫下故寧嬰城而守以須王師而自爲功也臣嘗揣量此曹間有豪傑可與立事者然虜人薄之而不以戰自非土木之興築官吏之呵衛皆不復用彼其思一旦之變以逞夫平昔悒快勇悍之氣抑於鋤犁之民然而計深慮遠非見王師則未肯輕發陛下誠以兵入其境彼將開門迎降惟恐後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將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於此焉擇之未見其可也故臣於詳戰之末而備論之

里醫

陳長方

里有三醫甲持論多固元氣乙曰能起痼疾丙遊於甲乙之間其術可參二人之長一日主人謝甲俾乙專治方陳子聞而見丙曰僕於乙無一日之舊然主人休戚實及吾屬昔褚裒袁庚亮殷浩桓

溫謝安欲爲晉攻羣雄之疾凡五攻不審虛實不儲藥石故無功宋武帝知慕容超姚泓二童子不能藏於膏上育下也先覆青齊以張吾右翼後擣關中以破其心腹此善用湯劑善審疾勢善乘機以發者惟惜乎欲賄之心勝故起疾之功不終此古人治法具存方冊者也爲我多謝乙元氣人之根本當保衛之膏血人待以資養勿妄耗之藥石不可卒致多年之儲亦宜愛護之丹砂敗鼓雜進必無功當慎擇之黃龍湯一飲可以起疾亦可以殺人當審其機而用之爲我多謝乙僕非強聒政以主人休戚而乙之令名爲難保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里古人豈虛言哉以僕念古人休戚之心則乙之心丙之心從可知矣願丙思僕言以告乙勿以僕不知醫而廢之則主人之福乙之福丙之福亦僕之福也退而作里醫

追薦徽宗皇帝功德疏

洪皓

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僊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爲禾

秦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遊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而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豪傑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牀感愴其賦嗟惜之堯舉先賦曰天留中子繼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子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而不死必有飯之者矣予謂向字尙自憂其飢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以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公召進狂言有曰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眾他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慙愚丞相嘉納委帥機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太學父沒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盡忠退復虧孝悌德感泣控辭丞相憐而從之獎拔之公許養之私丞

相兩盡矣僕於國恩爲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相與贈錄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鋪山牆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建康軍判簽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爲安成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采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南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蹌子胥脫走丞相自敘幾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卽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卒無所成而大節已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論者驚惜豈丞相尙欲脫去耶尙欲有

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舊主尙在未忍棄捐耶  
果欲脫去耶夫伏橋於厠舍之後投筑於目矐之餘於是希再縱  
求再生則二子爲不知矣尙欲有所爲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以  
東南全勢不能解襄樊之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  
蹈海楚懷人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  
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  
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國君大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  
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義以  
明分故身執則勇於就義當以果卿張巡諸子爲正李陵降矣而  
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况形拘勢禁不  
及爲者十常八九惟不刎豈足以見志向使李陵降後死他故  
則頸且不及刎志何能自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知者而信奈  
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  
不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

師讎也丞相何俟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刃  
於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不利當自刎李  
存勳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  
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  
公之位兼睚眦之讎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之下乎屈  
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者義也死於  
勢死於人以怒罵爲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腎腸有不忍言者矣雖  
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以成孝事在目  
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尙在未忍棄捐耶李昇篡楊行密之業  
遷其子孫於海陵嚴兵守之至男女自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  
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  
爲德而反速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王衍旣歸唐莊宗發三辰之  
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  
畏哉夫以趙主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德然建其暫處倨坐苟安

舊主正坐於危疑羈臣猶事於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  
李昇之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  
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也進而父沒退而國  
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人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  
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  
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  
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  
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女歸蜀昶母曰妾太原  
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  
太后疾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安  
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遺魄得返中國也  
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況忠  
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  
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邱焉廬陵盛矣科目尊

矣宰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舊主為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  
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溺死  
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  
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弒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  
無鐵啗臍甯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為位其閒聞訃則  
哭

南宋文範外編卷四

道光乙酉五月得南宋文鑑爵里考稿本於集上書肆不知何人所撰訪之沈雲泉丈珏沈丈云嘉定張雲章字漢瞻號樸邨嘗輯南宋文鑑未脫稿王西莊光祿續成之乾隆甲午舉人海寧蔣顯謨字奏平亦有南宋文鑑然莫先於鄉先哲沈果庵之書也丁亥四月吾兄雲壽檢雲泉丈遺書假得果庵南宋文鑑序目二冊示余序作於順治戊戌凡例九條則康熙改元七月晦前一日也目凡四十八卷卷一賦卷二騷樂府卷三至卷八詩卷九至卷十詞卷十一詔誥卷十二至卷十九奏疏卷二十至二十四啟卷二十五至二十八書卷二十九至三十策卷三十一至三十三論卷三十四至三十七序卷三十八跋卷三十九至四十一記卷四十二議卷四十三辨卷四十四說符命頌贊箴卷四十五考答問卷四十六銘碑傳卷四十七墓銘墓表行狀卷四十八祭文祝文策問樂語上梁文雜文每體各有小序惜余未及鈔錄今沈丈所藏書局置虛室不知何日再覩矣及來海昌訪求蔣君遺著無知之者

嘉定張君之書亦未見流行本潛研堂集嚴道甫傳所著有南宋  
文鑑而西泚先生墓誌不言續成張氏之書西莊始存稿有樸邨  
集跋亦不言選南宋文沈丈之言當不悞惜未得樸邨集及西莊  
晚拙稿一檢爾壬辰八月讀莊芝階中翰所輯南宋文因書所聞  
見以貽莊君倘存數家姓名於所著序錄中則莊君之書傳而諸  
君子撰集之苦心亦與之俱傳矣果庵字仁舉名嗣選嘉興貢生  
乙酉奉母避兵葭川羣盜知爲老孝子戒勿犯破產聚書所著有  
儉娛堂集卒年七十六私諡孝貞嘉興錢泰吉記

南宋文範外編卷四

